
《比目魚》



第一回 譚楚玉遠遊吳越 劉藐姑屈志梨園

詩曰：

無辜年來操不律，古今到處搜奇跡。

戲在戲中尋不出，教人枉費探求力。

這四句詩，只為人生在世，最大者莫過於人倫，最重者莫過於夫婦。男婚女配，是人間一件大事。佳人才子偏於其中，做出多少奇文，許多異事。

且說本傳中一人，家住襄陽，姓譚，名士珩，字

楚玉。萬有在腦，一貧徹骨。雖叨世胄，恥說華宗，盡有高親，羞為仰俯。褪襖識過人，曾噪神童之譽，髻齡游泮水，便騰國瑞之名。夙慧未忘，讀異書如逢故物，天才獨擅操弱管，似運神機。不幸早喪二親，終鮮兄弟。只因世態炎涼，那些故鄉的親友，見他一貧如洗，未免罷肉眼相看，不能知重，故此離了故土，邀游四方。學太史公讀書之法，借名山大川，做良師益友，使筆底無侷促之形，胸中有活潑之氣，一向擔簦負笈，往來吳越之間，替坊間選些詩藝，又帶便賣些詩文。那些潤筆之資，也可餬口。只是年已弱冠，還不曾聘家室，未免伶仃孤寂，盡有那不解的

事。只說他手內空乏，不能婚娶，那裡知道才人的妻子，不是有了錢鈔，就容易娶得來的。正合著古語兩句：若非兩間之尤物，怎配一代之奇人。這段姻緣好難遇。

譚生一日想道：「我今來到三衢地方，聞得這邊女旦極多，演的都是戲台。今早有幾個朋友，約我一同去看。我有些筆債未完，叫他先去。如今文字完了，不免去走一遭。」及至譚生走到中途，那些看戲的人都回來了。譚生道：「也罷，我且立在路旁，待他們過去，我自的道理。」話猶來了，只見那些人，也有老的，也有少的；也有禿的，也有瞎的；也有俗

人，也有和尚。正行之間，有一婦人高聲叫云：「誰人拾了我的鞋去了？若拿出來便罷，若不拿出來，我就叫他背了我家去。」叫罷，眾人都不理，惟有一個四五十歲的一個和尚，微微的冷笑。旁人說：「一定是你這個禿驢拾去了。」和尚不肯拿出，眾人上去一搜，果然藏在和尚袖裡。眾人說：「給我一齊動手！」和尚說：「不要如此，我所以藏這支鞋的緣故，我實有用他處。」眾人說：「你用他做甚？」和尚說：「別無用處，待我面壁九年之後，將來掛在杖上，做一雙履西歸。」眾人大笑之間，和尚一溜而去。

又見女旦前行，背後那些沒皮的人，挨肩擦背，

眼邪腳歪，就像推車的一般。譚生云：「這些男子婦人，好沒要緊。那戲有甚麼好處，就這等的挨挨擠擠，弄出這許多的醜態來！」正說之間，見那約他的兩個朋友，也在其中。遂是前問說：「這戲有甚麼好處呢？」二人答云：「這戲名為舞霓班，一班之中個個都好。最難得的又有那個女旦，叫做劉絳仙。那聲容不必說了，我若說出她的容貌，兄就是老道學，恐亦難於不動心了。有幾句現成的批語，你且聽我道來：施粉則太白，施朱則太紅，加之一寸則太高，損之一寸則太短。」譚生云：「恐怕將譽過實。」二人說：「兄若不信，遲一兩日，還有台戲要演，親來觀

看就是了。」譚生云：「如此嫩妙。」遂口唱數語云：

國色從來不易逢，休將花眼辨花容。

饒伊此際施高論，眼到花前自解庸。

話說劉絳仙丈夫，名喚劉文卿，也在班中做戲。自從得了絳仙，遂掙起一分大傢俬。如今世上做女旦的極多，都不能夠致富，為甚的獨他一個偏會掙錢？只出他的姿色原好，又虧二郎神保佑。走上台去，就像仙女臨凡一般，另是一種體態。又兼他的記性極

高，當初學戲的時節，把生旦的腳本都念熟了。一到登場，不拘做甚麼腳色，要他妝男就做生，要他妝女就做旦，做米的戲又與別人不同。老實的看了，也要風流起來，慳吝的遇了，也要撒漫起來。況且揀那極肯破鈔的人相與幾個，到那莊事上，其風流更不必說了。所以多則分她半股傢俬，少則也得他數年的積蓄。不上十年，掙起許多家產，也夠得發了。誰想生個女兒出來，名叫藐姑，年方一十四歲。她的容顏記性，又在他母親之上。止教他讀書，還個曾學戲。那些文詞翰墨之事，早已件件精通，將來做起戲來，還不知怎麼樣得利。

絳仙一日無事，將他喚出，不過是要傳授他掙錢的秘訣，動人的方法。絳仙說：「我兒，你今年十四歲，也不小了。你爹爹要另合新班，同你一齊學戲，那些歌容舞態，不愁你演習不來。只是做女旦的人，另有個掙錢的法子，不在戲文裡面，須要自小學會才好。」藐姑說：「母親，做婦人的只該學些女工針指，也盡可度日，這演戲不是女人的本事。孩兒個願學他。就要孩兒學戲，也只好在戲文裡面，趁些本分錢財罷了。若要我喪了廉恥，壞了名節，去做別樣的事，那是斷斷個能的。」

絳仙說：「做爹娘的，要在你身上掙起一分大傢

俚，你倒這等迂拙起來。我們這樣婦人，顧甚麼名節，惜甚麼廉恥，只要把主意拿定了，與男子相交的時節，只當也是做戲一般。他便認真，我只當假，把雲雨繆綢之事，看得淡些。一則身子不受虧，二則這就是守節了，何須恁般拘執呢！古語說的好：煙花門第怎容拘泥，拚著些假意虛情，去換他真財實惠。把鳳衾鴛被，都認做戲場餘地。我做娘的，也不叫你十分濫交，逢人就接，遇人就睡。有三句秘訣，傳授與你。你若肯依計而行，還你名實兼收，賢愚共賞，一生受用不盡。聽我道來：叫做許看不許吃。許名不許實，許謀不許得。」藐姑說：「怎麼叫做許看不許吃

呢？」絳仙云：「做戲的時節，渾身上下沒有一處不被人看到，就是不做戲的時節，也一般與人玩耍，一般與人調情。只有這香噴噴的一盤美包子，不許他到口。這就叫做許看不許吃。」藐姑道：「那許名不許實？」絳仙道：「若有富貴大賈、公子王孫，要與我做實事的，我口便許他，只是你故延捱，不使到手。這叫做許名不許實。」藐姑道：「那許謀不許得呢？」絳仙道：「若遇那些癡心子弟，與我們處厚了，要出大塊銀子，買我從良，我便極口應允，使他終日圖謀，不惜納交之費。到了後日，只當做場春夢，決不肯言把身子嫁他，這叫做許謀不許得，」藐姑云：「

既捨不得身子，為甚麼不直言回他，定要做這許多圈套呢？」絳仙道：「我兒，你不知道，但凡男子相與歸人，那種真情實意，不在粘皮靠肉之後，卻在眉來眼去之時，就像饞人遇著酒肉，只可使他聞香，不可使他到口。若一到口，他的心事就完了，那有這種垂涎嚙唾的光景，來得熱鬧！」

他二人正說之間，劉文卿來到門內說：「合的小班，今已十有八九，要起個班名才好。我兒，你是極聰明的，想出兩個字來。」藐姑說：「既是小班，取個方盛未艾的意思，叫做『玉筍』班罷。」文卿說：「兩字甚好，只是班中尚少一個腳色。待我寫個招

帖，貼在門首，自然有人來做。」上寫云：「本家新合玉筍班，名色俱備，只少淨腳一名。願入班者，速來賜教。」藐姑說：「既要孩兒學戲，孩兒不敢不依。只是一件，但凡忠孝節義，有關各教的戲文，孩兒便學。那些淫詞艷曲，做來要壞廉恥，喪名節的，孩兒斷不學他。」文卿說：「這是容易的。」藐姑口雖不言，心內暗想云：「那個做正生的，不知是怎生一個人物？倘是俊俏的，也就是我的福了。」遂作詩一首。詩曰：

玉筍佳名確不易，小班更比大班奇。

饒伊擅盡當場巧，究竟厲非婦所宜。

要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傾城貌風前露秀 概世才戲場安身

卻說譚楚玉自從那日聽了二位誇美劉絳仙的好處，時刻在心。兩三日後，二位朋友說：「今日有戲，不知老兄可出去看看否？」譚生云：「如此，妙，妙。」三人遂攜手而行。及至到了戲場台上，還不曾有人。其友云：「想是梨園子弟未到，我們且在這總路口上，站上一會，等劉絳仙走過的時節，先把

他凌波俏步，領略一番，然後跟他去看戲，有何不可！且是那些做戲的婦人，台上的風姿與台下的顏色判然不同。我和你立在此處，到可以識別真才。」譚生說：「同是一個人，怎麼有兩樣姿色？」其友云：「這種道理也有些難解，場上那件氈條，最是一件作怪的東西，極會凌醜婦，幫佳人。醜陋的走上去，愈加醜陋；標緻的走上去，分外標緻。兄若不信，請驗一番就是了。」說話之間，見一夥人擁擠而至。譚生云：「所謂劉絳仙者，就是前面那一位麼？」其友云：「正是。小弟的說話，可也讚的不差。」譚生云：「也不過如此。」其友云：「婦人的姿色，到這

般地步，也夠得緊了，難道還有好似他的不成！」

譚生云：「方纔在後面的那個垂髻女子，難道不是天香國色？為甚麼對了人間至寶，全不賞鑒，倒把尋常的姿色，那般抬舉起來？」其友云：「那是他的親生女兒，叫做藐姑，帶在身邊學戲的。據小弟看來，好便是好，也未必在他母親之上。」譚生心內想道：「這位女子，就像胎裡的明珠、璞中的美玉，全然不曾琢磨的。非具別眼的人，那能識認得出！這種道理，不但他們不知道，也不可使他們知道。若使見知於人，則天下之寶，我必不能獨得矣。也罷，我且依他說個不好，自己肚裡明白就是了。雖如此說，既

要結識他，須是在未曾破瓜的時節，相與起頭才好。我且隨眾人看戲，待他戲完之後，回去的時節，尾在後面，看他家住那裡，然後好想個進身之法。」遂轉身云：「畢竟是兄識貨，方纔那個女子，初見便好，過後想來他沒有甚麼回味。還去看戲要緊，不要耽擱了戲。」這正是：

當場一刻勝千金，莫把閑詞誤寸陰。

其友也口號一絕云：

拉友觀場破寂寥，評聲論色興偏饒。

非關舉世無明眼，天與忽然秘阿嬌。

及至到了戲場，早本已開演的是《西施歸湖》，接的是《挑簾成衣》。真個是人人的誇好，個個稱強。只是譚生心中，別有所屬，所以唱的雖好，也恨他不一時散場，早些歸家。到了殺戲的時節，譚生擠在人空裡，一直送他到家，還覺餘興未盡，亦唯贊嘆而已。及歸到下處，飲了幾杯悶酒，用了幾杯悶茶，心即欲睡，那裡一時睡的著。這正所謂：不見可好，不動所欲。遂自嘆云：「我自遇劉藐姑，不覺神魂飛越。此等尤物，不但近來罕有，只怕自古及今，也未曾生得幾個。我是個種情人，怎肯交臂而失之？日間

遂他回去，認了所住的地方，又訪問他鄰人，知道此女出身雖賤，志願頗高，學戲之事，也非其本念。若是遇了小生，不怕不是個夫人之料。只是一件，聞得他的父母，雖然教他學戲，又防閑得極嚴，不是顧名節，單為蓄錢財。韞櫝而藏之心，正為待價而沽之地。我也曾千方百計，要想個進身之階，再沒有一條門路。止得一計可以進身，又嫌他是條下策，非是我讀書人所為。他門上貼著級條，要招一名淨腳。若肯投入班中，與他一同學戲，那姻緣之事，就可以拿定九分了。只是這樁營業，豈是我們做得的！」

輾轉久之，機覺捨此別無可圖之機。也罷，學戲

之事，雖有妨於名教，鐘情之語，昔見諒於前人，我如今說不得了。且從入班去，或者戲還不曾學成，把好事先弄上手。得了把柄，即使抽身，連花臉都不消塗得，也未可知。竟收拾前去罷。

枳棘原非鳳所棲，求凰因使路途迷。

生前結下姻緣債，借口賢人賦簡兮。□

卻說劉文卿一向要合小班，只少一名淨腳。前日貼了招帖，也不見有人來應允。文卿與絳仙道：「我已約了一位名師，定於今日開館，等不的腳色齊備，

先把有的教習起來。等做淨的到了，補上也未遲。叫孩子們把三牲祭禮，備辦起來。等先生與眾人來了，好燒紙，我且在門首站之。」說罷，遂走出門來觀望。正值譚楚玉。譚生上前拱手云：「此位就是劉師付麼？小生姓譚名楚玉。聞得府上新合小班，少一名淨腳，特來相投。」文卿聽說，喜不自勝，答道：「怎麼，你是一位斯文朋友，竟肯來學戲？這等說，真小班之福也。既然如此，等眾人來了，同開館就是了。你且在裡邊請坐！」

少頃，眾人俱到，人家見過了禮，師父也來了。文卿說：「叫孩子們，一面請姑娘出來，拜見師父；

一面取三牲祭禮，好祭二郎神。」譚生云：「甚麼叫做二郎神？」文卿說：「你不知道，凡有一教，就有一教的宗主。二郎神是做戲的祖宗，我們這位先師，極是靈顯的。不像儒釋道的教主，都有口眷，不記人的小過。凡是班內有些暗味不明之事，他就會覺察出來。不是降災降禍，就是生病生瘡。你都記在心中，切不可犯他的忌諱。」譚生說：「這等忌的是甚麼事？求師付略道幾件。」文卿云：「最忌的是同班之人，不守規矩，做那不端之事。或是以長戲幼，或是以男謔女，這是他極計較的。」譚生聽了，心中想道：「這等說起來，我的門路又走錯了。如今來到這

邊，又轉不去了，卻怎麼處？」正在愁悶之際，見文卿從內領出藐姑來，說：「我兒，這是你師付，朝上行禮。」又指著眾人說：「這是你同班兄弟，都過來見了。」藐姑一見譚生，不覺驚訝道：「這是一位書生，前日在路上遇見的，他怎麼也來學戲？詎非足件異事。」既而見楚玉，不時將他暗窺，遂恍然大悟道：「哦，我知道了。雖是如此，只因奴家一人，遂將這辱身賤行之事，不惜躬親。叫奴家心中，如何承當的起。」二人眉睫之間，自不必說。

且說文卿對師付云：「腳色已竟派定，老師請將腳本散於他們。我從今日起，把他們的坐位也派定

了。各人坐在一處，不許交頭接耳。若有犯規的，要求先生責治。」藐姑與楚玉各自心中禱告，說：「我若與他坐在一塊，就便易多少了。」誰知眾腳色裡面，獨有生旦的戲多，又不時要登答問對，須要坐在一處，其餘卻是任意派定。藐姑是個旦角，楚玉是個武角，他心雖勉強，如何能到一處！及至派定，先生隨意拈曲一隻，眾取筋作板，唱了一隻同場曲子。文卿說：「小弟今日備了一杯薄酒，請一同進來飲了。一則是敬先生，二則是會同窗。」正是：

同班兄弟似天倫，男女何嘗隔不親。

須識戲房無內外，關防自有二郎神。

到了散席之後，藐姑歸到繡房，心中想云：「我看這位書生，不但儀容俊雅，又且氣度從容，豈是個尋常人物！決沒有無故人班，來學戲之理。那日在途間，他十分顧盼我。今日此來，一定是為我了。譚郎，你但知香脆之可親，不覺倡優之為賤。欲得同堂以肄業，甘為花面而不辭。這等看來，竟是從古及今，第一個種情人了，我如何辜負的你。奴家遇了這等的爺娘，又做了這般的營業，料想不能出頭。不如認定了他，做個終身之靠罷。今日這一拜，只當是暗締姻親，預拜天地，那些眾人，權當是催妝姻戚，扶

拜的梅香，是便是了。你既有心學戲，就該做個正生。我與你夫婦相稱，這些口角的便宜，也不該別人討去，為甚麼做起花面來。」這正是：

莫怪姻緣多錯配，戲場生旦也參差。「我從來是心勁的人，今日一見了他，小覺神情恍惚，至今不能成寐，這便如何是好。也罷，我且把那雲雨的風境，繆綢的衷情，枕邊的言語，床上的鴛鴦，想像他一番。雖不能飢食渴飲，亦未必不望梅止渴。等明日見了他的時節，再作道理。」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定姻緣曲詞傳簡改正生戲房調情

藐姑思念楚玉，自是不必說的了。楚玉也自想道：「我為著劉藐姑，不但把功名富貴丟過一邊，並棄終身的名節。只道人班之後，就與至親骨肉一般，內外也可以不分，嫌也可以不避，誰想戲房裡面的規矩，更比人家不同。極渾雜之中，又有極分別去處。但凡做女旦的，普天下之人，都可以的戲的，獨有同班弟兄，倒調戲不得。這個陋習，下知甚麼人創起。又說有個二郎神，單管這些閑事，一發荒唐可笑。所以這學戲裡面，不但有先生拘束，父母提防，連那同班的人，都要互相稽察。小生入班一月，莫說別樣的

事難行，就是寒暄，也不曾敘得一句。只好借眉眼傳情，規模示意罷了。這刻刻相見的思想，更比那不見面的難害！」

且說這班人，除譚生之外，俱是本處後生，凡兩餐與夜間俱各回家，惟有楚玉自從入班之後，晝夜俱在館內。楚玉與藐姑，雖是面目相關，其實話也不曾說。一日早飯後，藐姑到了館內，恰置別的俱各未來，惟有楚玉一身。楚玉一見，又喜又懼。迎著藐姑道：「這可怎麼樣呢！」藐姑捏著楚玉的手，楚玉也攀著藐姑的臂，雖是兩口相親，卻無一言相對，正合著古語二句：

滿懷儘是心腹事，及至相逢半句無。藐姑道：「這屋後有閑房半間，雖是葺茅不堪，卻是人跡罕到。你我到彼，略償素願何如？」楚玉說：「如此最好。」

二人足方出門，忽聞戶外有人進來，遂各慌忙上位。藐姑桃腮添朱，楚玉手足無措。畢竟是個小小的醜兒，那些事全然未曉，所以不曾看出馬腳。一步三趨，進門來道：「噯啣！我說我來早，還有早行人。咱三個趁之師父來到，想個法兒玩玩罷。若師父來，又要受他的拘束了。」藐姑道：「做麼玩呢？」丑說：「背趟趟罷。」楚玉有些不肯，藐姑以目視之，

楚玉道：「如此妙極！誰先背誰呢？」丑說：「你先背我。」楚玉道：「你先背我。」二人爭論不已。藐姑道：「你二人各先背我一趟，我再各背你們一趟，就均勻了。」藐姑心裡，雖是立意要站他們的便宜，其實還別有所思，小丑那裡知道？遂推楚玉說：「你先背他。」楚玉說：「你先背他。」藐姑道：「論長幼，該譚兄先背我。」楚玉說：「如此，你就上在西頭椅子上，我背到你東頭，回來還送在你椅子上，就算一趟。」丑說：「我也是如此，叫我多背一步也不能！」藐姑遂將一雙小小的金蓮撓起，又把兩支摻摻的柔荑，搭在楚玉的膀臂上。先摸他嘴，繼摸他喉。

楚玉遂笑不能止，丑亦歡天呼地。那楚玉的兩手，在藐姑臀下，亦自不必說了。

誰想到東頭，尚未及轉身，先生來了。聞的館內呼喚不相，遂咳嗽了一聲。他三人就像迷窩的老鼠一般，各自尋位坐定。先生進來道：「你三個為何這等的喧嘩？快些與我說來！」小丑說：「我三個在這裡念的是腳本，並沒胡鬧。」先生道：「且自由你，待明日背不會腳本，我再與你們算賬。」自此以後，任他兩個慾火熾盛，聽的先生咳嗽一聲，就如倒傾北海的一般，將那火兒滅的乾乾淨淨。所以將近三月，並不從相續片時。

楚玉道：「我如今沒誇何，只得把入班的苦心，求婚的私意，寫下一封密札，團作一個紙團，等到念腳本的時節，趁著眾人不見，丟在他懷裡去。他看見了，自然有個回音。只是一件，萬一被眾人拾了，卻怎麼處！也罷，我有道理，這一班蠢才，字雖識得幾個，都是不通文理的。我如今把書中的詞意，放深奧些，多寫幾個難字在裡面，莫說眾人看見全然不解，就是拿住真臟，送與他的父母，只怕也尋不出破綻來。我想有心學戲，自然該學做正生。一來冠裳齊整，還有些儒者氣象，二者就使前世無緣，不能與他配合，也在戲台上面，借題說法，兩下裡訴訴衷腸。

我叫一聲『妻』，他叫一聲『夫』，應破了這場春夢也是好的。只可恨腳色定了，改換不得。我今把這個意思也寫在上面，求在他令尊面前，說個方便，把我改做正生，或者邀天之倖，依了他也不可知。

將書縮做丸，不但傳幽秘。

聊當結同心，稍示團圓意。

到了次日飯後，一班俱到。生對眾人說：「我們這一班兄弟，學了個把月戲文，還不曾會得一兩本。誰想做旦的劉藐姑，與做淨的譚楚五，他兩個記性極

好。如今念熟了許多，我們只是趕他不上。師父昨日說，今日要考較我們，大家都要仔細。」丑說：「都是淨旦兩個不好，他倆個要賣弄聰明，故此顯得我們不濟。藐姑是師父的女兒，不好打他。小譚那個畜生，斷然放他不過。我今日不受打便罷，若受了打，定要拿他出氣。」生說：「別樣也還可恕，最惱他戴了方巾，要充個斯文的模樣。我和你一齊動手，定要扯他的下來。師父來了，我們各人上位。」

正說之間，先生來了。說道：「你們把念的腳本，都拿上來，待我提你一提，提一句，就要背到底。背得出就罷，背不出的，都要重打。」藐姑與楚

玉是昨日背過的了。叫末說：「拿你的來！」末說：「學生只念得一本。」先生說：「他們極不濟的，也有兩本，你只得一本，這等且拿來。」提雲風塵暗四郊』這是那一本上的？」答云：「這是《紅拂記》上的牌名，叫做節節高。」先生說：「且饒你，下次務期多念幾本。」又叫淨云：「拿你的來！」淨答云：「我的極熟，不用背罷。」先生云：「胡說，快拿來！」淨暗叫楚玉說：「我若背不出，煩你提一提，我有酬謝你的去處。」小丑方才說：「都是你賣弄聰明，顯得他不濟，要拿你出氣哩！你若肯提我，我就幫你打他；你若不肯，我就幫他打你。」楚玉說：「

你放心去背，我提你就是了。」先生提云：「寄命托孤經，史載。」楚玉低聲對丑云：「這是《金丸記》上的牌名，叫做三學士。」丑遂高聲背下。師父又叫正生說：「拿你的來背。」正生說：「他央人提得，我難道央人提不得麼？藐姑於我坐在一處，不免央她。」對藐姑說：「好姐姐，央你提一提，我明日買汗中送你。」藐姑說：「使得。」正生遂將腳本送上。先生提云：「嘆雙親把兒指望。」正生時藐姑做眼包，藐姑背笑說：「我恨得打死這個狗才，好把潭郎頂替，為甚麼肯提他！」先生打正生頭云：「怎麼全不則聲？」正生說，「曲於是爛熟的，只有牌名不

記得。脫生說／這等兔背牌名，只背曲子罷。」正生遂將嘆雙親句唱了一遍。先生說：「怎麼我提一句，你也只背一句，難道有七個字的曲子麼！」正生說：「我原是爛熟的，只因說了幾句話，就打斷了。」先生說：「如此再提你幾句：教兒讀古聖文章。」正生也只將二句高唱一遍。先生說：「往下背！」正生說：「我唸唸再背就熟了。」先生怒說：「有這等蠢才，做正生的人，一句曲子也說不得。譚楚玉是個花面，這等聰明，只怕連你的曲子，他也記得哩。譚楚玉與我背來！」楚玉答云：「這是《浣紗記》上的牌名，叫做江兒水。」先生說：「好！記又記得清，唱

又唱的好。你聽了羞也不羞？如今起來領打。」遂將他打了十餘下說：「以後再背不出，活活的打死你。快去念來！」

先生說：「我出去拜客就來，不要吝氣，也個可交頭接耳，說甚閑話。」眾人說：「曉得。」遂拂衣而出。正生下位，對丑：「先時說的話，你都記的麼？」丑說：「記得。」心中想云：「他要打小譚，叫我做個幫手，我想小譚【提】我的曲子，怎麼好打他？也罷，口便幫他罵幾句，待他交手的時節，我把拳頭幫著小譚，著實捶他一頓，豈不是個兩全之法。」對正生說：「我幫你就是了。」正生遂向楚玉說：

「你學你的戲，我學我的戲，為甚麼在師付面前，弄這樣聰明，帶累我吃打。」譚生說：「是師父叫我唱來，與我何干。」正生說：「就是師父叫你唱，你該回他不記得罷了。為甚麼當真唱起來！」遂以手拉楚玉的方巾說：「你既然學戲，自然該像我們，也帶一頂帽子。為甚麼頂了這個龜蓋？難道你識幾個字，就比我們兩樣麼？眾位快動手！」淨說：「大家捶這狗頭。」

三人打在一團。淨口裡罵的是楚玉，手裡打的卻是正生，三轉兩扭，遂將正生撲在地下，藐姑心下想道：「我假意去拉勸，一來捏住譚郎的手，與他粘一

粘皮肉，也是好的；二來幫著譚郎，也捶他幾下，替譚郎出口氣兒。」上前捏住譚生的手，譚生會意，遂藐覷姑一拉，藐姑遂將身一就，趁著眾人不防，雖未能盡情如意，亦不免兩口相親。淨按著正生的頭，楚玉一手拉著藐姑，一手打正生。副淨在旁解勸，正生在地哭罵。

外說：「勸他們不住，待我假裝師父的聲口，吆喝凶幾聲，他們自然驚散。」遂到門外，大聲叫云：「是那幾個畜生，在裡面胡吵，快些開門！待我進來。」果然驚散，各坐原位，去念各人的腳本。外遂並手搖擺而上。方才羅□的那幾個，教人好不生氣。

眾人見不【是】師父，又各吵鬧起來。外說：「當真待來了，大家念幾句罷。」藐姑上位，心中說：「方纔勸他的時節，譚郎遞一件東西與我，不知甚麼物件，待我看來。」及至看了一遍，遂點頭云：「原來如此，我有心寫一回字，又沒法遞與他。也罷，我看這一班蠢才，都是沒竅的，待我把回他的話，編做一隻曲子，高聲唱與他聽，眾人只說念腳本，他們那裡知道。」遂對眾人說：「這兩隻曲子倒有些意味，待我唱他一遍：

金絡索來絨，意太微。知是時奸宄，兩下裡，似鎖鑰相役，有甚

的難猜迷。心兒早屬伊，暗相期，不怕天人不相依。你為我無端屈志，

增憔悴，好教我難為意！

將他改作伊，正合奴心意。欲勸爹行，又怕生疑忌。我細思，有

妙機，告君知，會合的機關在別離，這成群鷺鳥
不忌唳！

楚玉聽道：「有這等聰明女子，竟把回書對了眾人高聲朗誦起來。只有小生明白，那些愚人，如在夢

中一般。這等看來，他的聰明還在小生之上。前面那一隻，是許我的婚姻；後面那一隻，是叫我改淨為生之法。說這一般之中，只有我好，其餘都是沒干的。教我在他父親面前，只說不肯做淨。要辭他回去，不怕不留我做生，果然是個妙法。等師父回來，依計而行，便了。」

他師父回來道：

「出訪戲朋友，歸教戲門人。

般般都是戲，只有撰錢真。問你們的功課都做完

了麼？」眾人說：「做完了。」先生云：「你們都去罷。」惟有楚玉端然不動。先生說：「你為何不走？」楚玉說：「有話要講，所以不去，求先生喚東家出來。」文卿出來道：

西席呼聲急，東家愁悶深。

不因催節禮，定是索束金。「先生叫弟，有何商意？」先生云：「這個學生，叫我請你。他說拜別師父，叩謝主人，明日要家去哩。」文卿說：「如今學會了戲，正要出做生意，怎麼倒要回去呢？」楚玉說：「我初來的時節，只說做大淨的，不是扮關雲

長，就是扮楚伯王。雖然圖幾筆臉，做到慷慨激烈之處，還不失英雄本色。誰想十本戲裡面，止有一兩本做君子，其餘都做小人，一毫體面也沒有，豈是人做的事。」先生說：「你既不肯做花面，就該明說，為甚麼要走呢？」文卿說：「既然如此，你就揀一個腳色就是了，正旦是我兒，移動不得，老旦認一腳色罷。」楚玉說：「把個鬚眉男子，扮做巾幗婦人，豈不失了丈夫之體。」文卿說：「做小生何如？」楚玉說：「這個腳色，還將就得，只是一件，那戲文裡面的小生，不是因人成事，就是助人功名，再不見他自立門戶，也不像我做的。」先生云：「這等說起來，

他的意思，明明要做正生了，我看他的喉嚨身段，倒是個做生的材料。不如依了他罷。」文卿說：「眾腳色裡面，惟有生日最苦。上場的時節多，下場的時節少，沒有一隻大曲子本是他唱，只怕你讀書之人，受不得這般勞碌。」楚玉說：「不將辛苦意，難取世間財。只要令愛受的就受的，我和他有苦同受，有福同享，就是了。」文卿說：「把那做生的與你調過來，你做正生，他做花面，再沒得說了。」楚玉說：「既然如此，只得勉強從下。我老實對你說罷，起先人班還是假的，如今倒要弄假成真了！」

從來淨腳由生改，今日生由淨腳升。

欲借戲場風仕局，莫將資格限才能。

楚玉自從改淨以後，學戲的時節，與藐姑坐位相連；唱曲的時節，與藐姑夫妻相稱，雖未能同衾共枕，較視從前，也就便宜多少了。欲知他二人的故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一鄉人共尊萬貫用千金強圖藐姑

楚玉與藐姑以手示意，以目傳情，向是不必說了。且說埠鎮上，有一個財主鄉官，名喚錢萬貫。他家金銀堆積如山，谷米因陳似土，良田散滿在各邑，

納不盡東西南北的錢糧。資財放遍在人頭，收不了春夏秋冬的利息。用豪奴，使狠僕。叫做畫虎未成君莫笑，安排爪牙始驚人。娶美妾，蓄妖姬，叫做乞食齊人尚有家，富人怎不驕妾妻！這也還是件小事。自古道：「財旺生官。就是中了舉人、進士，也要破幾兩少鈔。做紗帽的鋪戶，不曾見他白送與人。又聽得官高必險，反不若他異路前程。做不到十分顯職，卷地皮的典史。不曾見有特本參他。這等看將起來，他這一位大大的財主，小小的鄉紳，也甚做得過。所以他出門則頂其肚皮而搖擺，居然員外氣象；在家則高其聲而吆喝，宛然官府排場。

一日，對眾人說：「我錢萬貫自從納粟以後，選在極富庶的地方，做了一任縣佐。趁了無數的銀子，做了未滿三年，就被我急流勇退，告了終身的假，急急的衣錦還鄉，如今凡拜縣官，都用治生帖子，他一般也來回拜。那些租戶債戶見了，嚇的毛骨悚然。欠了一升一合，一錢一分，就要寫帖子送他，誰敢不來還納！看來不虧別樣，虧我這個住處住的好，不在城而在鄉。若還住在城市之中，那舉人、進士，多不過我這個小路前程，如何能充人呢。只是住在鄉間，也有一件不好，那些公祖父母，無故不肯下鄉。我這些威風，一年之中裝不上一兩次，白白的把一頂紗帽，

一件圓領，都收舊了。今日聞得本縣三衙要巡歷各鄉，清查牌甲。少不得一到本處，就要來拜我。地方上辦了酒席，少不得請我去賠他，這場威風又使得著了。叫家僮，你乘此機會，把一應田租賬目清理一番，有拖欠的，不免開送三衙，求他追比起來。一則清理今年的賬目，多得些利錢，二則借此示從，免的與我啣氣。」

說話之間，見十數個身穿藍布粗衣，頭帶卷邊氈帽的鄉里人，都脆下道：「我們是地方總甲。只因本縣三爺要來清查牌甲，真實往年的舊規不過要些常例錢，少不得出在這裡中。如今都放齊了，只是我們送

他，恐怕客多嫌少，不肯就接。要求錢爺，發個名帖，然後送，覺得有體有面些。從來官府下鄉，定有一桌下馬飯。我們也預備下了，要請錢爺做個陪客。凡有不周之處，官府計較起來，都要求錢爺方便一聲。」萬貫說：「我的帖子，是從來不肯輕發的。況且身子有些不受用，陪不得酒，你們去另請別人罷。」眾人說：「我這鎮上，只有你一位鄉紳，那裡還有第二個。」萬貫說：「就是你們自己罷了，何必定要鄉紳。」眾人說：「錢爺取笑了，我們做百姓的，如何敢用帖子，如何敢做陪客。」萬貫說：「哦！原來官民二字，也有些分辨麼？既然如此，你們平日為何

大模大樣，全不放我在眼裡？」眾人說：「我們尊敬的是錢爺，怎麼倒說我不敬呢？」旁邊一個家人，跪下稟道：「這些人，不是租戶，就是債戶，個個都有些賬目，不曾清楚。」萬貫道：「如何？你們既然尊敬我，為甚麼不肯還賬？我如今正要開送三衙，叫他當面遭比，恨不得打斷你們的狗筋，還肯管你這樣閑事！」眾人聽說，魂不附體。說道：「不消送官，待我們還就是了。」萬貫說：「既然如此，我看地方面上，替你們裝個體面，把斂來的銀子，都放在這邊，待我替送。請官的筵席，要齊正些。必有一兩樣海味才好，那些俗菜，是用不得的。且是我這兩日懶待出

門赴席，也要抬到這邊來。地方上面，就有些不到之處，我也替你們說個方便。只是以後知事些，你們這些人，莫說別樣放肆，就是稱呼之間，也有些欠通。難道錢爺兩個字，是生漆粘住的？那錢字下面，爺字下面，就夾不得一個字眼進去麼？」眾人說：「這是我們不知事，自今以後，加上一個字眼，叫錢老爺就是了。」萬貫說：「既然如此，你們就多叫幾聲，補了以前的數。」眾人連叫了幾聲，萬貫連應了幾聲。眾人叫的緊，萬貫應的也緊。及至叫完，萬貫將大頭點了數點，笑道：「這才是個道理。你們說的話，都完了麼？你老爺身暈倦，要進去睡了。你們有事者奏

來，無事者遲班！」眾人說：「還有一件大事，要稟告錢老爺。那平浪侯晏公，是本境的香老，這位神道，極有靈驗的。每年十月初三，是他的聖誕，一定要演戲上壽。請問錢老爺，該定那一班戲？你分付一聲，小的們好去辦。」萬貫說：「往年的戲都是舞霓班做。那女旦名叫劉絳仙，又與我相厚，待我差人去接他便了。」眾人各唯唯而退。

萬貫見眾人散了，隨將雙膝一拍，笑道：「妙，妙，妙！我錢萬貫的威勢，不拿來恐嚇鄉人，叫我到那裡去使！明日官到的時節，拿他們的銀子、酒席，裝自家的體面威風，何等個妙！還有一件上門的生

意，不可錯過，等他拿了銀子來，待我取下一半，只拿一半送官，且做個小小的抽豐，再做道理。叫家僮，你打聽舞霓班的戲子，在哪裡做戲，好著人去喚他。」家僮道：「稟老爺！舞霓班雖好，還個如玉筍班，更有名聲。近來的戲，都是他做。」萬貫說：「我不單為做戲，要借這個名色，與絳仙敘敘舊情，你那裡知道。」家僮說：「玉筍班也有個女旦，就是絳仙的女兒，名叫藐姑。他的姿色，比他母親更強十分。況且絳仙為照管女兒，近日離了大班，也在小班裡面。」萬貫說：「是他有個絕標緻的女兒，我從前見過他的，如今也出來做戲了？既然如此，你速速去

接。待我央他母親做牽頭，也和他相與和與！」

僕說：但聞姊妹同歸，不見娘兒並嫁。

萬貫：阿婿就是阿爹，一身兼充二夫！

欲知後事，觀下回便明。

第五回 劉絳仙將身代女 錢二衙巧說情人

話說劉絳仙自從女兒出台，又喜又惱。喜的是藐姑姿色概世，惱的是藐姑矢志不淫。一日，絳仙想道：「我劉絳仙苦了半世，只生得一個女兒，實望他

強宗勝祖，挈帶父母，誰料戲便做得極好，當不得性子異樣，動不動要惜廉恥，顧名節。見了男子莫說別樣事不肯做，就是一顰一笑，也不肯假借與人。如今來到這鄉鎮之間，搬演神戲。那為首的是個財主，別處雖然慳吝，在我們身上，倒肯撒漫使錢。是我的舊相識，見了我的女兒，豈有不勸喜的！只是我兒性子如此，恐也不能趁他的銀子。」

及至到了鎮上，見那座廟坐北向南，離廟五十餘步，有一道急湍沙河。那檯子的後台，在南岸上。前台一半，搭在水裡，生板是正對廟口。你說這是為何？只因是台女戲，若不搭在水裡，那些沒皮虎，就

弄出多少事來。將檯子如此一搭，檯子在水裡，離看戲的約有四五尺，使他只能遠看，不能近前，到也甚妙，誰知竟為藐姑與楚玉的便宜之地呢！及至吃了早飯，拾起浮橋。令戲子上台，上完了，遂將浮橋撤去。先唱了三出參神的戲，然後開了本戲。及至藐姑出台，真個如海上的仙女，令人可望而不可即。未及唱到半本，那些看的人，愚魯的俱備口呆目邪；那些風流的，俱各手舞足蹈。真是人人誇強，個個稱好！

再說那錢萬貫，心中想道：「我嫖了一世的婊子，見過多少婦人，只說劉絳仙的姿色，是人中第一了。誰想生個女兒出來，比他更強十分。看了他半本

戲，將我的魂也消出了一半，這便如何是好？」又想要道：「他如今雖是台上的，到晚間，不過多加幾兩銀子，就是我懷中之物了。此處難道還有掙我的不成！是便是了，怎奈我慾火熾盛，如何等的到晚上呢？也罷，等他下台用飯的時節，不免先調戲他一番，再作道理。」誰知到了飯時，別的俱各下台，目中惟少藐姑。那藐姑自從唱演以來，只在台上點心點心，就到黑方才下來。今日也是如此。所以萬貫願望甚急，至此不覺情興索然，雖是威振一方，卻也無可奈何。因此罷劉絳仙也無心與他親熱了。

及至吃飯，上台演過晚本。萬貫道：「家僮把絳

仙叫來，我看他說些甚麼，再作道理。」家僮道：「絳仙到了。」萬貫叫他進來，絳仙見了萬貫，一手摸著萬貫的鬍子，說道：「是你老人家，我二人一年沒見，如今你反少面起來了。總是財主人家養的好，真真令人可愛！」萬貫道：「你可好嘛？」絳仙答道：「我可好從何來呢？日子不如那二年，生意又不濟，孩子又不聽說，那像你老人家這等的受用呢？可是咱二人一年不見，不知你老人家也想我不？」萬貫道：「不惟常常的想你，就是夜日也還想你。到了今日，卻一毫也不想。」絳仙說：「見了面還想個甚麼呢？」萬貫道：「卻不是如此。我從前只說你的容貌

世間無雙，所以放你不下。自從今日見了令愛，誰知更比你來俊俏，我一見，就把愛你的心腸，移在令愛身上去了，所以夜日還想你，今日一毫也不想。不知你還念往日舊交，把令愛也送來，教我享受享受不？」絳仙心中想道：「我若說不能，今夜就不能趁他的銀子了。也罷，我自自有道理。」對萬貫道：「他的皮味與我不同，雖是一樣接客，他偏要賺好道歹，像你老人家，自然是不嫌的。但自今晚也驟然叫他來，卻是斷然不能的。你老人家若果不嫌他，待我明日合他細細的商議，再來回說。」萬貫見這番光景，不覺動起興來了，叫家僮：「對他班內人說聲，不用

等他，今夜在我這裡睡罷。」絳仙說：「如此，又在這裡打攪你了。」萬貫說：「你若不要錢，我情願叫你常常的打攪。」絳仙說：「爺們相厚，誰合你要錢來！」萬貫說：「跟我借的糧食也是錢。」兩個遂各寬衣裳，同人帳內。其中的情景聲音，自是不必說了。

到了次日起來，萬貫說：「今日是余賬未了一齊清楚罷。」絳仙遂起身而去。及至演戲的時節，萬貫左右不離，又是一天。到晚來想道：「我也曾千方百計去勾搭，他一毫不理。想來沒有別的意思，一定是不肯零賣，要揀個有錢的主人，成堆發兌的了。我

如今拚著一主大鈔，娶他回來做小，他母親是極喜我的，也未必十分拒絕。自古道：見錢眼開。我兌下一千兩銀子，與他說話的時節，就拿來排在面前。他見了自然動火，我又有許多好話到他，不怕他不允。叫梅香與我暖起酒來伺候。」

見了絳仙道：「我前夜把令愛的事，再三托你，為甚麼不見回音？」絳仙道：「不要說起，都是前世不修，生出這個怪物來，終日裡與我淘氣。我幾次要對他講，他見我幾次要張口，就走開去了。料想那沒福的東兩，受你培植不起，如今還是我來替他罷。」萬貫道：「我有句好話，和你商議，不知你肯不肯？」

若肯了，不但送你一場富貴，還替你省下許多是非，只怕你沒有這般造化！你令愛不肯接人，也是有志氣的所在。無非顯立意從良，要嫁個好丈夫的意思。你何不依了他，多接些銀子，打發他去！把銀子買了婦人，教起戲來，一般好做生意。你莫怪我說，做女旦的人，若單靠做戲，那掙來的傢俬，也看得見。只除非像你一般，真戲也做，假戲也做；台上的戲也做，台下的戲也做，方才趁的些銀子。若像你令愛那樣性情，要想他趁人家的銀子，只怕也是件難事。」絳仙說：「倒也說得不差。」萬貫說：「他趁不得銀子來，也還是小事，只怕連你趁來的銀子還要被他送了

去。把人家敗的淨光，然後賣到他身上。那賣來的銀子，又沒得買人，只夠還債。這件生意，就要做不成了。」絳仙說：「雖則如此，也還不到這般地位。」萬貫說：「你還不知道哩！有多少王孫公子，都是有才有力的人。說他大模大樣，不理人也罷了，又私意動人的風景，弄的人有面皮沒處放，起了火沒水潑，都要生法送你到官，出他的醜，不到散班地步不止哩！」絳仙聽了道：「這等說起來，是一定該嫁的了。但不知甚麼樣人家才好打發他去呢？」

萬貫說：「富貴二字，是決要的了。只是一件，富也不要大富，貴也不要大貴，若富貴到極處，一來

怕有禍不能夠享福到頭；二來怕他做起官勢來，得意便好，若不得意，就苦了令愛一生。須是不大不小的財主，半高半低的鄉宦。像我這樣人家，才是他的主顧。」絳仙說：「這等說起來，是你要娶他子？」萬貫拱手答云：「不敢，頗有些意，只是不敢自專。你若肯薦賢，少也不好出手，竟是一千兩聘金。」叫梅香：「把我兌下的財禮，抬將出來！」指著銀子道：「這是五十兩一封，共二十封，都是粉邊細系，一厘潮的也沒有。」絳仙說：「他起先那些話，說得一字不差。我若有了這些銀子，極少也買他十個婦人。就教得一般女戲，個個趁起錢來。我這分人家，哪裡發

積得了？為甚麼留下這個東西，終日與他淘氣！」對萬貫道：「就依了，只是嫁過門來，須要好生看待。」萬貫說：「擱在頭上過日子，決不敢輕漫他！」

萬貫見他說准了，滿心歡喜。遂將絳仙摟在懷中，要與如此如此。絳仙說：「起先無乎不可，如今我是老長親了，你不得無禮。」萬貫說：「只此一遭，下不為例。明日做丈母，今日為夫妻，有何不可呢？」兩個不覺又做起舊日的營生來了。頃刻之間，雲收雨止。萬貫道：「幾時過門呢？我好預備預備。」絳仙說：「晏公的壽戲，只落明日一本了。等做完之後，就送他過來。」未知藐姑果嫁萬貫不曾，且聽

下回分解。

第六回 賴婚姻堂前巧辯 受財禮誓不回心

卻說那日戲完之後，藐姑自己想道：「奴家自與譚郎定約之後，且喜委身得人，將來例無失所。又喜得他改淨為生，合著奴家的私心。別的戲的，怕的是上場，喜的是下場，上場要費力，下場好粹悚的緣故。我和他兩個，卻與別人相反，喜的是上場，怕的是下場。下場要避嫌疑，上場好做夫妻的緣故。一到登場的時節，他把我認做真妻子，我把他認做真丈夫。沒有一句話兒，不說得鑽心刺骨。別人看了是戲

文，我和他做的是實事。戲文當了實事做，又且樂此不疲，焉有不登峰造極之理！所以這玉筍班的名頭，一日忝似一口。是便是了，戲場上的夫妻，究竟當不得實事。須要生個計策，做真了才好。幾次要對母親說，只是不好開口。如今也顧不得了，早晚之間，要把真情吐露出來，方結果了這件心事。

看見絳仙回來，道：「母親，你往那裡去來，為何至今方回，這箱子裡面可是甚麼東西？」絳仙道：「我心是極明白的，你且猜上一猜。」藐姑猜道：「是添的新行頭？不是！是母親清歌換來的詩千首？不是！如此孩兒知道了，但自說不出口來。」絳仙道：

「你既然猜著，就明說何妨！」「莫不是母親遇著好事的財主，因此送來這些物件麼？」「都不是！我對你說了罷，這皮箱裡頭的物件，就是你的替身。做娘的有了他，就不用你了。」藐姑說：「怎麼，不用孩兒做戲了，這等謝天謝地！」絳仙道：「我生你一場，我只說與我一樣。誰料你動不動要顧廉恥，要惜名節，所以如今弄出這件事來。」藐姑說：「母親說的話，孩兒一些也不懂，倒求你明白講了罷。」絳仙說：「我老實對你說，你這樣心性，料想不是個掙錢的，將來還要招災惹禍。不如做個良家的婦人，吃幾碗現成飯罷。這邊有個錢鄉宦，他是這塊的一個大財

主，從前也做過一任子官，如今告終養回家。年紀也不甚大，做人又極慷慨。他一眼看上你，要娶你做個二房夫人。等你過了門的時節，不惟你卻奴使婢，受用一輩子，就是做娘的，也就托你的福了！你說好不好？做娘的已經許下他了。這箱子裡面，就是他的財禮。明日戲完之後，就要送你過去了。」

藐姑聽說，大驚道：「呀！有這等的奇事！我是有了丈大的，怎麼如今又許旁人？烈女不更二夫，我豈有改嫁之理！」絳仙驚問道：「你有甚麼丈夫？難道做爹娘的不曾許人，你竟自家做主，許了那一個不成！」藐姑道：「孩兒怎敢自家做主，這頭親事，是

爹娘一同許下的。難道因他沒有財禮，就悔了親事不成？」絳仙大驚道：「我何曾許甚麼人家，只怕是你見了鬼了！既然如此，你且說我，許的是那一家，那一個？你且講來！」藐姑說：「就是那做生的譚楚玉，難道你忘了麼？」絳仙道：「這一發奇了！我何曾許他來呢？」藐姑說：「他是個宦門之子，現今身列學宮，負了概世之才，取功名易如反掌。為甚麼肯來學戲？只因看上了孩兒，不能夠親近。所以，借學戲二字，做個進身之階。又怕花面與正旦配合不來，故此要改做正生。這明明白白是句求親的話，不好直講，做一個啞謎兒與人猜的意思，爹爹與母親都曾做

過生日，也是兩位個中人，豈有解個出的道理！既然不許婚姻，就不該留他學戲，就留他學戲，也不該許他改淨為生！既然兩件都依，分明是允從之意了。為什麼到了如今，忽然又改變起來，這也覺得沒理。」

絳仙說：「好，好，好！好一個賴法！這等說起來，只消這兒句巧話，就把你的身子被他賴去不成！且是婚姻大事，不論貧富，都有個媒人。就是告當官，也要有個干証。你說你的媒人是誰？你的干証是誰？」

藐姑道：「你說我沒有干証麼？那些看戲的人，誰不說我與他，是天配的姻緣呢？且是我和他，交杯酒也不知吃過多少，夫妻也不知叫過多少，難道還不是真

的麼？」絳仙說：「你看這個孩子，癡又不癡，乖又不乖，說的都是些夢話！那有戲場上的夫妻，是做得准的呢？自古來做戲的甚多，你見誰做生的與旦作儔，做旦的把生認做真夫呢？」藐姑說：「天下事，別的都戲的，惟有婚姻戲不的。既要弄假，就要成真。我不像別個女旦，夜間睡的是一個，白日叫的又是一個。一些廉恥也不惜，也不顧名節是何物！孩兒是個惜廉恥、顧名節的人，不敢把戲場上的婚姻，當做假事。這個丈夫是一定要嫁的！」絳仙說：「好罵！好罵！這等說起來，我是不惜廉恥，不顧名節的了？我既然不惜廉恥，不顧名節，還有甚麼母子之情

呢？就逼你嫁了人，也不是甚麼奇事！我且進去睡覺，待明日戲完了，我再同你講話。難道我的貨，到由不的我麼？不怕你飛上天去！」

任你百口撓婚約，

還我千金作枕頭。

藐姑道：「你看他竟自進去了！譚郎，譚郎！我和你同心苦守，指望守個出頭的日子。誰想到了半途，忽然生出這樣事來！我那母親見了這些銀子，就如饞猴遇果，飢犬聞腥的一般。既然吞在口裡，那裡

還肯吐將出來！這場劫數，是斷不能逃的了！也罷，譚郎如今現在外邊，我不免將我的軟細東西，收拾收拾，跟他夤夜逃走。明日意在一個幽密去隨，連日奔往別處，再作道理。」及至到了二門，已被上了鎖了。又不敢高聲叫，又不能越牆而過。站了半日，回到自己房中，嘆道：「譚郎，譚郎！我今既不能生隨你身，我豈肯負了你的心麼？罷，罷，罷！惟有一死相報了。」遂將繫腰的帶兒解下，繫在梁頭以上。又搬了一個杌子，將身一竦立在上面。此時死與未死，再聽下回便知。

第七回 借戲文台前辱罵 守節義夫婦偕亡

話說藐姑將帶兒掛在頸下，意在必死。心中怒轉道：「且住！做烈婦的人，既要拚這一條性命，就該對了眾人，把不肯改節的心事，明明白白訴說一番。一來使情人見了，也好當面招魂，二來使文人墨士聞之，也好做幾首詩文，留個不朽！為甚麼死得不明不白，做起啞節婦來！畢竟用個甚麼死法才好。有了，我們這段姻緣是在戲場上做起，就該在戲場上死節。那晏公的廟宇，恰好對著大溪，後半個戲台，雖在岸上，前半個卻在水裡。不如揀一出死節的戲，認真做將起來。做到其間，忽然跳下水去，豈不是自古及今，烈婦死難之中，第一件奇事麼！有理，有理！」

阿母親操逐女戈，人倫欲變待如何。

一宵緩死非無見，留取芳名利益多。

卻說次日，楚玉聞知此事，心中想道：「我為劉藐姑，受盡千般恥辱，指望守些機會，出來成就了這樁心事。誰想他的母親，竟受了千金聘禮，要賣與錢家為妾！聞得今日戲完之後，就要過門，難道我和他這段姻緣，就是這等罷了不成！豈有此理。他當初念腳本的時節，親口對我唱道：心兒早屬伊，暗相期，不怕天人不肯依！這三句話，何等的決烈！難道天也不怕，單單怕起人來？他畢竟有個主意，莫說親事不

允，連今日這本戲，只怕還不肯做哩。定要費許多凌逼，方得他上台。我且先到台上伺候，看他走到的時節，是個甚麼面容，就知道了。」正是：

人門休問榮枯事，

觀著容顏便得知。

貌姑道：「奴家昨日要尋短計，只因不曾別得譚郎，還要見他一面。二來要把滿腔的心事，對眾人暴白一番，所以，挨到今日，被我一夜不睡，把一出舊戲文，改了新關目。先到戲房等候，待眾人一到，就

好搬演。只是一件，我在眾人面前，若露出一點愁容，要被人識破，就死也死不成了。須要舉動如常，倒裝個歡喜的模樣，才是個萬全之策。」正是：

忠臣視死無難色，烈婦臨危有笑容。

話說眾人見藐姑上台，齊道：「劉大姐，聞得你有了人家，今日就要恭喜了！」藐姑笑道：「正是！我學了一場戲，只落了今日一天，明日要做，不能夠了。全仗列位扶持，人家用心做一做，好結我終身之局，未知列位意下如何？」眾人說：「我們的意思，也要如此，有何不可呢！」楚玉心中暗氣道：「怎麼

天地之間，竟有這樣寡情的女子，有這樣無恥的婦人！一些也不煩惱，也就去不得了，還虧他有這張厚臉，說出這樣話來！我當初早知如此，豈肯辱身賤行，學這個營生來呢！再想到，是我差矣！獨不思做女旦的，名為戲子，其實無異於娼婦。娼婦如何能養出貞節女子來，豈不叫人後悔無及！又想他，或者心上煩惱，怕人看出破綻來，故意裝出這等笑容，說出這樣言語，也不可。——遠遠望見那姓錢的來了，自古道：

仇人相見，分外眼明。且看他如何相待。

萬貫到了台下，指著藐姑道：「他如今比往常不同，是我的渾家了。你們就是做戲，也都要離開些。別了拚拚擠擠，不像個體面！」藐姑說：「我今日戲完之後，就要到你家來了。我的意思，還要盡心竭力做兒出好戲，別了眾人的眼睛，你肯容我做麼？」萬貫說：「正要如此，有甚麼不容。」藐姑說：「這等有兩件事，要依我。第一件，不演全本，要做零戲；第二件，不許點戲，要隨我自做，才得盡其所長。」萬貫說：「這等，你意思要做那兒出呢？」藐姑說：「我最得意的，是那《荊釵記》上·有一出抱石投江，是我新近改造的，與舊本不同。要開手就演，其

餘的戲，隨意再做。」萬賈說：「領教就是，只求你早些上台。」

楚玉聽了道：「這等看起來，竟是安心樂意，要嫁了他了？是我這瞎眼的，不是當初認錯了人，如今悔不及了，任他去罷！」藐姑說：「列位快敲鑼鼓，好待我上台。」又叫楚玉云：「譚大哥，你不用憂愁，用心看我做。」楚玉答云：「我是瞎眼的人，看你不見。」藐姑也不做聲。對眾人云：「天已將午，可開戲了。」只見萬貫身穿絲服，頭戴一頂藍色氈帽，取一把交椅，在檯子近前坐定。看戲人，兩窮挨擠。藐姑扮錢玉蓮上場。唱道：

曹折挫，受禁持，不由人不垂淚。無由洗恨，無由遠恥，事到臨

危，拚死在黃泉作怨鬼。

白：

奴家錢玉蓮是也，只因孫汝權那個賤子，暗施鬼計，套寫休書。

又遇著狠心的繼母，把假事當做真情，逼奴改嫁。我想忠臣不事二君。

烈女不更二夫，焉有再事他人之理？千休萬休，不如死休！只得前往

江邊投水而死。此時已是黃昏，只索離生門，去尋死路。我錢五蓮，

好苦命也。

唱：

心痛苦，難分訴，我那夫呵！一從往帝都，終朝望你偕夫婦。誰

想今朝，拆散中途。我母親信讒言，將奴誤。娘呵！你一心貪戀他豪

富，把禮義綱常全然不顧！

白：

來此已是江邊，喜得有石塊在此，不免抱在懷中，跳下水去。且

住！我既然拼了一死，也該把胸中不平之氣，發洩一場。遍我改嫁的

人，是天倫父母，不好傷他。那套寫體書的賊子，與我有不共戴天之

仇，為甚麼不罵他一場，出口氣了好死！（指著萬貫道）待我把這江

邊的頑石，權當了他。指他一指，罵他一句，直罵到頑石點頭的時節，

我方才住口！

唱：

真切齒難容！（怒指萬貫道）壞心的賊子，你是個不讀書，不通

道理的人。不與你講綱常節義，只勸你到江水旁邊，照一照面孔，看

是何等的模樣，要配我這絕世的佳人？幾曾見鴟口【號鳥】做了夫，

把嬌鸞綵鳳強為婦？

唱：

（又指道）狠心的強盜，你只圖自己快樂，拆散別個的夫妻。譬

如你的妻子，被人強娶了去，你心下何如？勸你自發良心，將胸比肚，

為甚的騁淫蕩，恃驕奢，將人誤！

唱：

（又指道）無恥的烏龜，自古道，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婦，你

在明中奪人的妻子，焉知你的妻子，不在暗中被
人奪去？別人的妻子，

不肯為你失節，情願投江而死。只怕你的妻子，
沒有這般烈性哩！勸

伊家回首，回自把閨門顧。只怕你前去尋狼，後
邊失幾。

萬貫點頭，高叫道：「罵得好，罵得好！這些關
目，都是從前沒有的，果然改的妙！」藐姑道：「既
然頑石點頭，我只得要住口了。如今抱了石頭，自尋

去路罷。」抱石回頭，對楚玉云：「我那夫呵！你妻子不忘昔日之言，一心要嫁你，今日不能如願，只得投江而死！你須要自家保重，不必思念奴家了。」說罷，遂跳下台去。

萬貫見了，喊道：「快來撈人！」眾人也喧噪起來。楚玉跑道台邊，高叫道：「劉藐姑不是別人，是我譚楚玉的妻子。今日之死，不是誤傷，是他有心死節了。這樣水之中，料想打撈不著他。既做了烈婦，我也要做義夫了！」向水中叫道：「我那妻呀！你慢些去，等我一等！」說罷，遂也跳下水去了，要知端底，再聽下部書分解。

下部書名是《比目魚》，緊接著，錢萬貫為色被打，縣三衙巧訊得賊。東洋海晏公顯聖，水晶宮夫妻回生。山大王被火兵敗，慕介容歸隱漁翁。慕主僕釣魚聚樂，譚夫婦被救重生。賀婚配四耆勸酒，諧琴瑟二次敘情，譚官人衣錦歸里，劉絳仙認女船中。譚楚玉赴任平寇，慕介容無辜受驚。真兵備面罵楚玉，假兵備遺害慕公。譚楚玉報恩雪恥，慕介容招隱埋名。俱在下部《比目魚》書中說明。

第八回 錢萬貫為色被打 縣三衙巧訊得賊

前部書名是《戲中戲》，說的是譚楚玉遠遊吳

越，劉藐姑屈志梨園；傾城貌風前露秀，概世才戲房安身；定姻緣曲同傳簡，改正生戲屋調情；一鄉人共尊萬貫，用千金強圖藐姑；劉絳仙將身代女，錢二衙巧說情人；賴婚姻堂前巧辯，受財禮誓不回心；借戲文台前辱罵，守節義大婦偕亡。俱在上部書《戲中戲》內說的。

這部書，緊接著譚楚玉與劉藐姑俱投水而死，眾人齊驚喊道：「錢萬貫倚勢奪人妻子，逼死兩命，我們先打他一頓，然後送官！」遂一哄而上，將錢萬貫打了一個臭死。這正是揚揚得意的錢財主，忽而變為垂首喪氣的矮胖官。其中一人道：「打的也夠了，鎖

起他來罷。」

再說劉絳仙在台上，一面向著水裡哭，一面指著萬貫罵。背後劉文卿罵絳仙道：「都是你這個娼婦，只因圖人家的財禮，把我的女兒活活的逼死，我豈與你干休！」遂要拉著絳仙打。繹仙也要望著水裡跳，俱被眾人攬住，這且不提。

再說那眾人牽著萬貫道：「城裡縣官沒在家，不如趁著三爺查牌甲未回，先在他手裡告了罷。」萬貫道：「列位大哥！」眾人說：「我們素日叫你錢爺，你還不依，必定叫我們叫你錢老爺哩！你今日卻叫我

們大哥？」萬貫道：「列位大爺，我和你素日無冤，往日無仇，為何這等替姓劉的出力呢？」眾人說：「我們欠你的債，一日也不緩，一厘也不讓。但少你一分半厘，就要將我們送官追比。且是動不動要裝官與我們看，我今日卻顧不的你這官了。」萬貫道：「列位大爺，今日若放了我，不惟把你們從前的賬目一筆勾消，從今以後，你們若用銀子使的時節，但只要本，決不圖利。莊鄉以平等相稱，再不敢有官民之分。就是今日，我也拿銀子出來，每位敬銀十兩，就上我家取去。」其中數人論云：「他逼死的是姓劉的，與我們何干？今日若放了他，不惟目下得利，異

日的好相見。」眾人對萬貫道：「方纔你說的那些話，可是作的準的麼？」萬貫說：「豈有食言之理！」眾人從著萬貫到家，各取白銀十兩，遂一哄而散。萬貫想道：「我這個模樣，不惟家中旁人難見，就是我那結髮的妻子，也是難見了！我從前要娶藐姑的時節，我妻柔氏再三阻我，我都不聽。今日落得這個模樣，豈不教他暢快麼！左想無法，右想無門，不如也尋了無常罷！」又想道：「且住！我只顧惜這一時的廉恥，豈不失卻這富厚的家資麼？也罷，我且到在內書房中，再作道理。」

且說劉絳仙與文卿在台上，吵鬧了一回，被眾人

拉開。絳仙想道：「我的性子，只愛銀子，不顧恩情。女兒不肯嫁人，活活的逼死。雖是我做娘的不是，也是錢萬貫的晦氣！顧不得甚麼由情，也許他一詐。他若把這一千兩銀子不和我要了，我就與他於休。他若不允，我就寫狀子告他。前日賣女兒是為銀子，今日告情人也是為銀子。他若說我寡情，我就把古語二句念來作証，叫做：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不免尋著他，方與他同去。」遠望看地方來了，不免上前去問一聲兒：「列位，莫非去出首人命麼？」眾人答云：「正是。」絳仙說：「這等我已

有狀子在此，煩眾位與我同去。」

再說，萬貫自從眾人放了他，只說從此無事。不料家僮急忙來報道：「老爺不好了！如今劉絳仙和地方又去告狀哩！」萬貫說：「現今可曾告了不曾？」家僮說：「方纔上城中去了，此時想還在路上哩！」萬貫遂拿了幾封銀子，急忙趕去。及至趕了二里餘，方才趕上。萬貫一手扯著絳仙，一手拉著地方，道：「列位高親賢表，快不要如此！都是我老錢的不是，最不該為色傷人。但自令愛如今已是死了，你就將我與他抵了命，也還有活了的麼？且是你們不告我，我自的道理。這路上不是說話的地處，你隨我到前邊酒店裡去。」三人遂一同到了一家店裡，讓地方

與絳仙坐下，道：「這是銀子五十兩，送地方大哥的，只求免動紙筆。」絳仙說：「你就不肯去報，我是一定要告的！」萬貫道：「絳仙，絳仙，你就不念舊情，也看一千兩銀子面上，我不問你退就是了，你還告我做甚呢？」絳仙說：「你果然不問我退銀子，我就不去告你。」萬貫說：「你若不告我，不惟那一千銀子不要，如今還有銀子五十兩送你。」絳仙遂接過銀子來，藏在懷裡，對眾人說：「錢爺素日是最好的，如今又給我這些銀子，我們不用告他。從此散了罷。」萬貫謝了謝眾人，往外就走。誰知禍起不測，這些話，早已被人聽去。

卻說哪個三衙，原是一個吏員出身，做了八年巡檢，才升了這三衙之職。一日想道：「本廳到任三年，地方上的財主不論大小，都曾擾過，我的吏才，也可謂極妙了。誰想來了一位堂尊，比我更強十倍。地方上有利的事，沒有一件瞞得他。我們才要下手，不料那銀子錢財，已到他靴筒裡面了。如今城裡的事，件件都是他自行，輪我不著。沒奈何，只得借個題目，下鄉走走。往年下鄉，定要收幾張狀子。弄個錢使。不免將我的衙役叫來，與他商議商議。」正說之間，他的善辦事的頭來了。叫道：「王頭，你們來到鄉間，也該把放告狀牌掛在口上，弄幾張呈狀出

來；也好把票子差你。」王頭道：「呈狀到有，只怕被犯的勢頭大，老爺的衙門小，弄他的銀子不來。」三衙說：「是件甚麼事呢？」王頭說：「這邊有個錢鄉宦，為強娶女旦的事，遇死兩條人命。這豈是咱爺們敢當的事麼？」三衙說：「是呢，我們斷不敢攬這人命，這宗財不要想他罷。」王頭說：「老爺這也不妨，老爺出張票子，小的們將他拿來。三堂兩堂只管審，卻不用給他定案。難道我們的衙門雖小，就是白進的麼？多少也弄他幾個錢使。等堂上老爺來了，給他呈到堂上，我們還弄兩個乾淨錢呷！」三衙聽道：「好，妙！就差你與他們去辦辦罷。」王頭遂與二班

的頭目，各帶索子一掛，竟往埠鎮上來。

及至走到半途，遠遠望著一夥男女，悻悻而來，忽又轉進酒店去了。王頭說：「那個矮的，恰像錢萬貫。」李頭說：「那個女的，就是劉絳仙。」王頭說：「如此，是他們無疑了。我二人走向前去，先聽他說些甚麼，再作道理。」恰好那座酒店，坐南向北，外面兩間門面，內邊卻有佩房，東西兩鄰，只有兩鄰東面卻是一所空基。兩個差人，就立在空基外面。錢萬貫與劉絳仙、地方，又恰在東房說話。所以從頭至末，二人無不得聞。及至內邊劉絳仙許了不告他，外邊李頭暗對王頭道：「他們和了，這狀子告不

成了。」王頭說：「不妨，我們立在這邊，等他們出來的時節，一把拿住，說他私和人命，鎖去見爺。料想他狀子也在身邊，銀子也在身邊，有贓有據，不怕他不認。」李頭道：「有理，有理！」所以萬貫、絳仙一出酒店，就被二人鎖住。及至一鎖，萬貫與地方驚道：「這是為何！」王頭、李頭喊道：「你們私和人命，還裝不知道麼？」萬貫道：「我們並無此事，不要錯拿了人！」王頭說：「錯與不錯，自有著落。奉了官法拿人，不敢私自開索。」遂將三人帶著就走。及至走了二里有餘，王頭對李頭道：「你先去回話，自說我帶人就到。」

李頭果急行，見了三衙道：「犯人拿到了。」三衙云：「這莊上又無刑具，又無法堂，如何審的呢？」王頭：「不妨，這莊東首有三官廟一座，即著本莊地方，預備桌凳在彼，老爺也先在內坐定。等到了的時節，先問他一問，就知真假了。」三衙道：「妙，妙！」一面摧桌凳，一面就到廟中去。及至到了廟中，犯人已經帶到。王頭將犯人交付李頭，先到廟內，附三衙耳邊說道：「如此，如此。」三衙喜道：「妙絕！快些帶進來。」王頭帶著萬貫、絳仙、地方，跪下稟道：「犯人當面。」三衙指著絳仙道：「你的女兒，怎麼被人逼死，給我從實講來。」絳仙

道：「小的女兒，投水是實。原為母子之間，有幾句口過，所以自尋短計，並不曾有人逼他。」又問地方道：「好大你一個地方，竟敢私和人命！叫衙役與我先打他二十。」地方告饒道：「小的一向守法，並不曾私和人命，這話是那裡來的呢？」又指著萬貫道：「這個站而不跪的，是誰呢？」萬貫道：「原任縣佐錢萬貫，昨日在舍下相陪，難道今日就忘了麼？」三衙道：「你不提還好，你提起，教本廳怒氣復生！你把眾人給我預備的下馬席，當了你的情面，這也還可恕，你竟把眾人敬我的銀子，留下一半，這是何說？你只說我管你不著，今日怎的也犯在本廳手裡來了

呢？還不給我跪下！」萬貫道：「若論官職，我還在你以上，為甚跪你？」三衙道：「豈不聞皇親犯法，庶民同罪麼？叫衙役與我將他按倒。」萬貫遂跪道：「還求老父母少存體面。」三衙對眾人道：「你們俱不承認，難道我就沒法審你麼？」畢竟三衙想出甚麼法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東洋海宴公顯聖 水晶宮夫婦回生

話說三衙將他們審了一堂，俱不肯呈招。正在愁悶之際，忽然想起王頭耳邊的密語，遂指著絳仙道：「我且問你：你有幾個月身孕呢？」絳仙道：「小婦

人沒有身孕。」三衙說：「你既沒有身孕，為何頂了這個大肚子？」三衙又指著地方道：「你也是有鼓脹病的麼？」地方說：「小的沒有。」三衙說：「既然沒有鼓脹病，為甚麼胸腹之間，覺得有些飽悶呢？你老爺雖則做官，卻亦頗明醫道。」叫皂隸：「快替他們脫去衣服，待老爺好與他們治病。」皂隸聽說，即上前去解他們的衣服。他二人俱各按住不准。三衙怒道：「你這些狗男女，人也不識，見了我這樣青天，還要弄鬼。莫說帶在身邊的贓，沒有教你藏過的，就是吃下肚去的，也要用糞青灌下去，定要嘔你的出來。」叫左右：「與我快搜！」一衙役跪道：「稟老

爺，這婦人身邊搜出狀子一張，銀子一封；地方身邊也搜出狀子一張，銀子一封。」三衙道：「何如？我這三個訪犯，拿得不錯麼。如今沒的賴了，可從實講來！」眾人說：「人命是真，小的們不敢胡賴，情願把兩張狀子，孝敬了老爺，只求給賞原銀，待小的們領去。」三衙道：「你們也忒煞欺心，老爺不要你再拿出來，也夠的緊了。連追出的贓，還要領會！這等叫左右，把那婦人拶起來！男子夾起來，問還有餘贓，藏在那裡？」地方與絳仙慌道：「不領，不領，一毫也不領！」三衙道：「這等押出討保，只把錢萬貫帶進城去寄監，等堂上回來，好呈堂聽審。」這且

攔住不提。

再說那宴公神聖，原是權司水府的。一日昇殿道：「我平浪侯分封水國，總理元陰，代天司振蕩之權，御世有澄清之志。今日十月初三日，是小聖的誕日。天下廟宇，到了今日，定要祭奠演戲。聖知廟宇雖多，神靈總是一位。到了祭奠的時節，少不得要乘風取電，往各處享受一回。」於是帶領判官神，從各處巡幸。及至到了埠鎮行宮，裡面看那供獻神食，卻也極其豐盛。正當飲樂之際，忽聞外面喊云：「土豪逼死人命，大家出來報官。」平浪侯傳本廟土地問道：「那叫喊的，是甚麼人？逼死人命，是真是假，

你從直講來。」土地稟道：「劉旦冰霜作操，譚生義烈為腸，曾將片語訂鸞凰，不肯朱陳再講。射虜揮金逼娶，兩人矢節當場，似真似假最難防，忽地身投巨浪。」平浪侯聞道：「這等說來，是一對義夫節婦了。孤乃正直之神，見此賢人遇難，豈有不救之理！他處雖還有行宮廟宇，孤家一心要騰雲回府。」叫：「神從們！隨路搜撈，若遇男女屍首，即來通報。」不時間到了水晶宮，順宵殿坐下。只見一水兵報道：「小的搜撈的有兩口屍首，抱在一處的，想必就是了。」平浪侯道：「他兩個相繼而亡，如何又能在一處？這越發奇了！」分付判官：「快與我追魂取魄，

赦他醒來，看是若何。」那判官用了些手段，兩個死屍俱各復甦。見有宴公在上，遂叩謝道：「謝爺爺救命之恩！」平浪侯問道：「你兩個從何日定婚，因何事尋死？俱從實說來，孤家好送你還陽。」藐姑、譚生遂將前事訴告了一遍。平浪侯道：「孤家有心送你還陽，保你夫妻團圓。但如今你的恩人未到，不免且在孤處暫住幾時，你們意下若何？」楚玉二人叩謝道：「願依鈞旨。」平浪侯分付道：「紫宮以外，任譚楚玉遊玩觀覽，不許少有攔阻；把劉藐姑送在宮內，與孤的老母相見。到晚間時，孤家叫你二人拜謝天地，夫妻團圓。」楚玉、藐姑聽了，俱各歡喜不

勝，叩頭而起。

楚玉游於宮外，見了些水兵水將、水宮水殿。那長劍將軍，是蝦體曲而成精；那八卦軍師，是龜頭老不能伸；那鐵甲大王，是螺螺身帶重殼；那雙戟先鋒，是蟹精同步橫行。真個水旅盛似百萬兵！

再說藐姑到了水宮，見聖母端坐琉璃官上，有仙女排列兩旁，左邊仙女拿的如意玉鉤，右邊仙女捧著絲□金盆。藐姑上前叩首道：「小婦人參見聖母！」聖母問道：「你是那裡人氏，緣何到此？與從實稟來！」藐姑又將前事訴告了一番。聖母道：「你夫婦

兩個竟是節義中人了。」叫仙女領他到各處遊走遊走，消此白晝，到晚間就要使他夫妻團圓了。於是藐姑隨了仙女，往後就走，把那宴公的三宮六院，暖閣涼亭，俱各游了一遍。

用過午飯，到了日沉西山，兔升東海的時節，只聽宴公吩咐道：「外邊叫鼓樂伺候，將那二殿以內，三殿以外的東理房，就給他作了喜房罷。」又取繡花紅綾女襖一身，猩猩花紅裙一件，與藐姑穿了。楚玉也換了一身天藍滿花新衫，帶了一頂貢緞元口方巾。及至齊備，宴公與聖母俱各到三殿以外，教兩個侍女，扶著藐姑與楚玉拜天地。楚玉與藐姑又謝了聖

母、宴公。宴公道：「挑燈籠二對，送新人入洞房。四個侍女，前邊打的是料絲琉璃宮燈一對，後邊打的是珊瑚垂穗宮燈一對，及至藐姑、楚工進了洞房，侍女就出門引著宴公、聖母回宮去了。」

卻說楚玉與藐姑進東房，看道上面列著玻璃幃屏一架，中間畫著文王手持玉環，端坐涼亭以上，旁邊畫的是文王百子圖，武王侍立文王左首。其餘也有乘船採蓮的，也有騎馬射箭的；也有三五成群的，也有抱在嬪妃懷中的。樓閣相接，山水相連，數來數去，恰是一百個小人。下邊放著條幾一張，兩頭列著紅縐紗高照一對，內邊銀燭輝煌。往北一看，兩間相通，

往南一看，卻是鐵裡木打就的一間斷間。楚玉與藐姑進去，見南邊列著魚骨砌就八稜床一張，床上掛的是紅絹帳子一付。及至掛起帳子，見上有團龍錦被二件，被上又有繡花墨綠緞褥二件，旁擱退光金漆頂子枕頭兩個，一頭是做就的麒麟送子，一頭做就的金玉滿堂。床前上又有八稜杌子一對，前簷卻是金櫺開窗一個，窗下放著岱裡石琴桌一張，桌上列著銷金燭台一對，上邊點著魚油紅燭一支。二人觀罷屋裡的鋪設，復轉身到了北間。見前簷也有玳瑁羅漢床一張，上面鋪設俱全。楚玉指著向藐姑道：「這是何說？」藐姑道：「雖是如此，我們今宵豈還有異床之理麼？」

他二人說罷，復回到南間裡面，藐姑坐在床邊，楚玉坐在杌上。楚玉向藐姑道：「此時、此事，是耶、夢耶！豈猶夫人聞耶！」藐姑尚未及答，只見有十五六歲的仙女一個，左手持著銀壺一把，右手拿著珊瑚酒杯兩個，進來向藐姑、楚玉道：「這是聖母叫我送來的合巹酒，祈相公、小姐多飲幾杯。」遂斟一杯送於藐姑，又斟一杯送於楚玉。斟罷，執壺倚門而立。須臾之間，酒過三巡，侍女遂執壺而去。楚玉對藐姑道：「天已夜半，我們關門就寢罷。」門尚未關，只見兩個侍女來，道：「奉聖母之命，叫我們來

侍奉你二位新人哩！」楚玉道：「不敢奉煩，還是回宮去睡罷。」二侍女云：「宮裡禁門已關，我們欲回也不能了。此間已有我們的床鋪，若不用我們，我們就先在此睡罷。」說完，就在北間去睡了。

楚玉關上外門，又對上了內門，上前摟著藐姑道：「今日是夢，我們就在夢裡相會；今日是真，我們就真真相逢，不知你還有何說之辭呢？」藐姑道：「我從前與你學戲時，曾要為雲為雨，又被小丑驚散。以後雖是夫妻常叫，卻未能骨肉相貼。事至如今，自是不敢推辭的了。」兩個遂各解衣寬帶，露出那如玉如錦的一對身體。楚玉止住藐姑道：「事已至

此，不必過急。我有贈鰥夫娶寡婦的對聯一付，念來與婦人聽，不知與吾二人相合否？」藐姑道：「願聞。」楚玉念道：

洞房內一對新人，

牙床上兩般舊貨。藐姑道：「此聯不惟不相合，以奴看來，還是大相反哩！我和你相處已久，如可算得是新人？他兩個雖是相知，未曾侷面，如何算的是舊貨？一絲也不切！奴家也有對聯一付，不知相公願聞否？楚玉道：「敬領教。」藐姑笑道：

洞房內一對舊人。

牙床上兩般新貨。楚玉笑道：「這是鄙人腹內故物，如何到了夫人肚內呢！」藐姑低聲向楚玉云：「相公腹內的故物，從今以後恐怕不能不到奴家肚內了。」說罷，遂將被窩鋪開，顛鸞倒鳳起來了。這且不提。

卻說那兩個侍女，雖未及髻，此事頗曉。及至聽到熱鬧中間，他兩也並到一頭道：「我們若有一個男的，今日之樂，就不讓他們獨擅了。有心進去，與他分甘，又恐怕徒落傷臉。不如將妹妹當個男子，我兩

人做一番假的罷！」那個說：「也只好如此。」他兩個也遂裝出那般模樣，直弄到他屋裡的雲收雨止，他兩個方才住手。

及至到了次日，藐姑梳妝完備，隨侍女上內請安去了，楚玉只在外面閑游。早興晚宿；將及半月。一日，宴公對楚玉道：「你的恩人，不日就要到了。」未知恩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山大王被火兵敗 慕兵備掛印歸田

卻說西川人氏，由進士出身，歷官吏職諫垣，外

補漳南兵憲之職，雙姓慕容，名僕，字石公。有才不屈，無慾無剛，半世迂儒，屢犯士林之忌。十所微吏，頻生海上之波。一日，與他夫人商議道：「屢疏乞骸未蒙見允，今日從野外練兵而回，聞得山溝有警，不日就要用兵了。」叫院子：「取令箭一枝，傳與中軍，叫他點齊人馬，備辦行糧，本道即時調發。我的謀略，如今要展佈出來了。」夫人道：「請相公說來，待奴家參此末議。」石公道：「行兵大事，豈可謀之婦人！況且機謀重情，雖是妻子面前，也洩漏不得，你不必問也罷了！」夫人道：「也說得是，這等別樣事不敢多口，只是行兵之事，最忌殺戮，奉勸

相公，只可保全地方，護全生命，積些陰德罷了。那焚巢搗穴之事，不但自家冒險，損傷的性命也多，不若留些餘地罷！」遂贈詩一首。

詩曰：

行兵事事有先籌，慷慨臨戎自不憂。

非是熱中來媚主，纓冠祇為掛冠謀。石公遂辭了夫人，即日起兵，行不三日，已與賊營相近，遂紮下營柵，相候再說。

那個山賊雖生在深山之中，卻也甚是凶勇。前人

有贊曰：

狀類天魔性類熊，拔山膂力少人同。

休言蠢類無長技，猿臂從來善引弓。一日，山大王坐在帳中，自誇其能道：「孤家賦性怪異，秉性猙獰。生於虎豹叢中，長在狐狸隊裡。茹毛飲血，今人竊太古之風。枕石眠雲，山鬼享神仙之福。孤家少無父母，不知生自何人。只聽得乳養的老嫗說，俺未生之先，這深山裡面，出了一個異人，不但有伏虎降魔之術，又慣與牲獸交歡。忽然一日，只見深林裡面，有個帶血的孩子，就是孤家。生得十分怪異，這等老

嫗知道是異人之子，猛獸所生，將來必定有些好處，就抱回來撫養。及至長大之後，官骸舉動，件件都帶些獸形。遇了豺狼虎豹，就像至親骨肉一般。不但不言俺，都有個顧盼溫存之意。聞得數十年前，曾有幾句童謠道：

人面獸心，世界荊榛。

人心獸面，太平立見。這幾句謠言，分明應在俺的身上。故此，就在萬山之中，招兵買馬，積草屯糧，訓養二十餘年，方才成了氣候。孤家生在山中，就把山子做了國號。上應天心，下從人願，暫就大王

之位，徐圖天子之尊，一向要舉兵出山。只因有個司道官兒，複姓慕容，精通武略，終日裡練兵聚餉，雖不知他實際若何，卻使俺這赫赫的軍威，也被他名聲聽奪。近來聞得他的宦興漸衰，歸心頗急，所以來此舉事，好逼此老辭官，省得他猶豫不果。只是一件，從來兵法貴奇，若只靠幾個兵丁，那裡成得大事！喜得孤家原是獸類，平日蓄有幾隊奇兵，都是山間的猛獸，把他做了先鋒，殺上前去，還怕誰來攔擋！聞得慕老兒已到軍前，不免叫將校吹起號來，好待那虎、熊、犀、象四隊獸兵，先去開路便了。」

再說那石公，次日昇帳，吩咐道：「聞得賊頭是

個異類，性子驃悍異常，所用的先鋒，都是猛獸，想來只可智擒，料難力取。我聞敗獸之法，莫妙於火攻。你們在總路頭了，掘下深坑，埋下地雷、飛焰，使他踏地機動，地雷自響。一響之後，彌天遍野，都是火星，毛蟲遇火，渾身都著。燒得他疼痛，自然反奔，你們伏在要害之處。聽見炮響，合兵追斬，待得勝之後，再議搜山。都要小心奉行，不得違吾軍令！」眾人遂各領命去訖。及至次日，到了對壘的時節，川大王的前隊恰好踏著機關，機動炮響，將那些獸兵燒的毛淨肉爛。山大王見勢不好，遂收兵回山去了。

話說石公聞得賊兵大敗，遂吩咐眾將道：「本該

乘勝收山，只是屢戰之後，馬倦人疲，恐怕有些挫折。記得臨行時節，夫人再三叮嚀，只勸我保全生命，如今也殺得夠了，就留些餘地罷。」遂亦班師而歸。

及至回到衙內，聞得許告病的旨意已下，喜得面帶笑容，遂口道一絕：

「鳳詔頒奉許迄身，勞臣今喜作閑人。

憑今寔說成功事，最怕恩綸下紫宸。我慕容介，前日出奇遇賊，僥倖成功。又喜得未曾出師以前，蒙

朝廷准了病疏，容我回籍調理。我想這個旨意，虧得在捷書未到之先。若是聖上見了捷書，知道這悉功績，方且慰留不暇，豈肯放假還鄉？我如今若不早行，只怕又有別事下來，就脫身不得了。快請夫人出來商議，就此起身方好。」夫人出來道：「綸旨既下，就該速速抽身，為甚麼還要遲疑觀望呢！」石公道：「不是我遲疑觀望，只因有心辭官，要辭個斷絕，不要辭了官頭，又留個官尾。待我回去的時節，這蓑衣箬笠才穿得身上，那紗帽圓領又要爭起坐位來，就使不得了。」夫人道：「依你意思，要怎麼樣呢？」石公道：「依我看來，皇上見了捷書，一定要

起我復任。我若回到本鄉，那些父母公祖，如何放得我過！一定要催促起身，不如丟了故鄉，駕著一時扁舟，隨風逐水而去，到了那深水萬山之處，構幾間茅屋，住在中間，消受些松風蘿月，享用些藿食菰羹，終你我的天年方好。」夫人道：「正該如此。」叫院子過來：「你先取十兩銀子，到境外去等候。買下一隻小小的漁船，備下一副蓑衣、箬笠，一到就要用的。」院子遂果照樣置辦妥當去了。石公與夫人遂將軟細物件，收拾收拾，將印錫懸在公堂以上，坐了兩頂二人小轎，竟到郊外來了。

及到了湖邊，果見有小船一隻，蓑笠俱備。石公

就上了船，換上了蓑衣笠帽；夫人也換了縞衣布裙，對院子道：「我如今替你改了名子，不叫院子，叫做漁童了。漁童快些開船。」及至行了數里，石公對夫人道：「這頂紗帽，如今用不著了，待我做篇祭文，祭他一祭，然後付之流水。」遂口道數句，將紗帽拿在手中，一擲而去。夫人道：「你的紗帽既然付之東流，我這頂鳳冠也要隨去做伴了！」遂也值之水中。石公道：「取釣竿來，待我發一個利市！」漁童遂將釣竿遞於石公。石公道：「老天！若還慕容介保得無榮無辱，穩做一世漁翁，待我放下鉤去，就釣起一個魚來！」漁童道：「我買得一副罾在這裡，也和我老

婆張他起來。」漁童道：「老天！我夫妻兩個，還不曾生子，若還有後，保佑下去就罾起一個魚來！」未知他二人釣上網內，果得何物，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慕漁翁主僕聚樂 劉藐姑夫妻回生

話說石公主僕二人，一個手持釣竿，一個於挽搬罾，皆有得魚之想。石公將竿跳起，果得一尾大魚，及至取來看，道：「原是一個鱸魚！昔人思□鱸而歸隱，鱸魚乃隱逸之兆，這等看來我和你一世安閑了。」漁童也將罾兒搬起，他老婆子上前看道：「魚倒沒有，罾起一個鰲來！」漁童道：「這網魚之有無，是

我夫妻的子嗣所關。今醫起一個鰲來，這采頭欠好！」其妻李氏云：「這正是得子之兆，怎說不好呢？」漁童說：「怎見得？」李氏說：「天公老爺也知你無用，教導你，若要生兒，除非與此物一樣。不然，我只靠你一個，如何生得兒子出來！」兩個遂一笑而散。

卻說石公自從得了這魚，心中不勝歡喜，對他夫人道：「從來第一流人，不但姓名不傳，連別號也沒有，所以書籍上面載無名氏者甚多。我如今只在慕字下面去上幾畫，改姓為莫，有人呼喚，只叫莫漁翁便了。夫人也要更改過，從今以後不得再喚夫人，只叫

娘子罷。風兒順了，叫漁童掛起帆來，待我燒壺酒兒，烹此魚為餚，享用他一回。」叫道：「娘子我和你神仙兩位，就從今日做起了。」

及至行了二日，娘子道：「相公你看一路行來，山青水綠，鳥語花香，真好風景。」叫漁童：「問那岸上的人，這是甚麼地方了？」漁童下船問了地名，回覆莫翁道：「這是嚴陵地方，去七里溪，只有十里之遙。」莫翁道：「這等說起來，嚴子陵的釣台就在前面，不如就在此處蓋幾間茅屋棲身罷。」遂拿了二十兩銀子，走到岸上，買了現成一所房子，坐北向南，北邊是座大山，東邊緊靠大溪，只有兩房兩間，

北房四間。莫翁道：「夫妻住在上房，漁童夫妻住在西房，編竹為牆，擁棘為門。」他四人遂將船上物件收拾下來，安置停當，仍將漁船牽在溪邊柳樹以上。不時的莫翁坐去釣魚，又買了臨溪間田數畝，一半為田，一半為園，釣魚之暇，與漁童親往耕種。

及至過了幾日，漁童清晨起來，對其妻道：「今日天氣清明，你在家裡暖著酒，我去溪邊去下罾，等你暖熱了的時，好叫我來吃。」說罷，遂帶了全副的傢伙，到了溪邊樹陰以下，將網收拾停當，下在水裡。方要找個坐兒去坐，聞得他妻隔籬叫道：「酒熱了，快來吃了去！」漁童遂跑將進來，飲了十數杯，

說道：「這一會，想有了魚了，我會收網罷。」及至到了溪邊，將繩一拉，覺得有些沉重。心中想道：「必定有大魚在網裡！」用力一搬，仍然搬不動。叫道：「老婆子快來！」他妻聽見道：

酒後興兒正濃，聞呼不肯裝聾。

去到溪邊作樂，畫幅山水春宮。來到溪邊說：「你為何叫我，莫非酒興發作麼？」漁童說：「你也太好了，夜間才做了這個營生，怎麼又想這事呢？」他婆子說：「不是這事，你叫我做甚呢？」漁童道：「快來幫我起罾！」兩個遂用力搬起。漁童道：「妙！」

妙！妙！罾著這個大魚，竟有擔把多重，和你抬上岸去，看是個甚麼魚，遂將網拉的近岸，兩個抬到岸上。漁童看道：「原來一對比目魚！」他老婆也低頭一看，道：「噫！兩個並在一處，正好作那件事哩！你看他頭兒並搖，尾兒同擺，在我們面前，還要賣弄風流。幸而奴家不是好事的人，若是好事的人，見了他，不知怎麼眼熱哩！」漁童道：「不要多講，這一種魚，也是難得見面的。我和你把蓑衣蓋了，你去請夫人，我去請老爺同出來看看。」兩個遂進去，對莫翁夫婦說知此事。莫翁夫婦，就隨了他二人來到溪邊。漁童將蓑衣一揭，大驚道：「方纔明明是一對比

目魚，怎麼變做兩個屍首？又是一男一女，摟在一處的，莫口怎麼有這等奇事！快取熱湯來，灌他一灌。

「李氏跑到家裡，取了些熱湯來，與他兩個一家灌了些下去。漁童低頭看道：「好了，好了，眼睛都開了！」說話之間，楚玉、藐姑立起來道：「你們是甚麼人？這是甚麼所在？我兩個跳在水裡，為甚麼又到岸上來？」莫翁聽說：「你們兩口是何等之人？為何死在一處，細細說來！」楚玉答道：「我們兩口都是做戲的人，為半路逢奸，慈親強逼，故至於此。」莫翁道：「這等說來，是一對義夫節婦了，可敬可敬！」

「莫娘子問道：「你兩個既然先後赴水，就該死在兩

處，為甚的兩副尊軀，合而為一？」這也罷了，方才罾起的時節，分明是兩個大魚，忽然半時間又變做人形，難道你夫妻兩口，有神仙法朮的麼？」藐姑道：「我死的時節，未必等得著他，他死的時節，也未必尋得著我。不知為甚麼緣故，忽然抱在一處，又不知為甚緣故，竟像這兩個身子原在水中養大的一般，悠悠洋洋，絕無沉溺之苦。不知幾時入網，幾時上岸，到了此時，競似大夢初醒，連投水的光景，卻在依稀恍惚之間，竟不像我們的實事了！」又對楚玉道：「這等看來，一定又是宴公的手段了，我們兩個須要望空拜謝。」遂望空叩首而起道：「老翁二位請上，待愚

夫婦拜謝活命之恩。」莫翁扶住道：「這番功勞，倒與老夫無涉，是小價夫婦醫著的。」楚玉道：「這等也要拜謝！」莫翁道：「取我的衣服與他二位換了，一面煮酒烹魚，又當壓驚，又當賀喜，未知尊意若何？」楚玉道：「活命之恩尚且感激不盡，怎麼又好取擾。」莫翁道：「這有何妨，未知你二人曾完配否？」楚玉與藐姑想道：「若將水中的事情說出，不惟旁人不信，就我二人也覺荒唐無憑。」遂對莫翁道：「雖有此心還不曾完配。」莫翁道：「既然如此，待我揀個吉日，就在此處替你二位完婚，在茅舍暫住幾時若何？」楚玉、藐姑遂到了莫翁家中，換了

衣服，用了飲食。莫翁遂將自己的住室，夾開了兩間，給他兩個做了喜房，就於晚間給他成親。這且不提。

再說那莊村上，聞的此事，一雙男女老幼無不來看。莫翁就將今晚成親的事，也告訴了一遍。眾人俱說：「我這去處，有這等奇事，凡我莊鄉理宜送禮來賀。但鄉間所事不便，不如各獻所有罷。」莫翁道：「如此最好！」未知莊鄉果拿何物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賀婚姻四友勸酒 諧琴瑟二次合巹

卻說到了晚上，莊西頭有一個五十四五歲的樵叟，中間有一個六十二歲的老農，比鄰有一個四十餘歲的老圃，各出所有道：「我們三個與新到的莫漁翁，結為山村四友，最相契厚。聞得他備了花燭，替譚生夫婦成親，我們各帶分資，前來賀喜。借此為名，好博一場大醉。來此已是，莫大哥在家麼？」莫翁開門道：「正要奉邀三位，來得恰好。」眾人道：「聞得你替譚生成親，我們特來奉賀。」人道：「小弟砍柴的人，謹具松柴一束，權當分資。」農夫道：「小弟是種田的人，沒有別樣，謹具薄酒一壺，權當分資。」圃夫道：「小弟是灌園的，謹具芹菜一束，

正合野人獻芹之意，權當賀禮。」莫翁道：「小弟做主人，怎麼好擾列位，既然如此，只得收下了。」眾人道：「成親的事，定要熱鬧些才好。鄉間沒有吹手，不免把我們賽社的鑼鼓拿來，大家敲將起來，也當得吹手過。只是這個儂相沒有，不免將牧童叫來，問他能否？」樵夫辭了眾人，去取鑼鼓，兼叫牧童。

轉盼間，牧童合著鑼，樵夫提著鼓，從外鳴鑼擊鼓而來。牧童道：「我是學過戲的，唱班贊禮之事，是我花面的本等，快請新郎出來！」莫翁對楚玉道：「這幾位敝友，是我同村合住的人，特來相助。」楚玉道：「時辰尚早。」莫翁道：「趁著眾人在此，完

了好事罷。」莫娘子陪出藐姑來，道：「新人來了！」眾人遂擁著譚郎與藐姑，同拜了四拜，譚生又謝了莫翁與眾人。眾人道：「譚郎娶得這樣一個佳人，我們定要奉敬二人一杯。」楚玉道：「小弟尊命，賤室是不飲酒的。」牧童說：「我有一個法兒，不怕他不飲。」眾人道：「甚麼法呢？」牧童道：「每人奉敬一杯，他要不飲的時節，我們就將譚先生盡打，必等他飲了方才住手，料他沒有不痛他的！你們說這個法兒好不好？」眾人說：「妙極！」樵人說：「我先奉敬一杯！」遂酌滿滿一杯酒兒，放在藐姑面前，藐姑笑而不飲。樵夫拉著楚玉的左手，道：「我不動手，

令婦人是不吃的，待我打起你來！」遂在楚玉肩臂上，認真打了兩拳。楚玉叫道：「疼的緊，娘子快吃了罷！」圃夫、農夫、牧童俱見如此，藐姑讓吃了數杯。莫翁道：「酒已夠了，將新人送入洞房罷。」莫娘子與藐姑遂都進去了，楚玉與眾人又同飲了一回。眾人說：「天不早了，我們散罷，別落新人們埋怨。」遂各大笑而去！

楚玉到了房內，見莫娘子與藐姑還在那裡說話，莫娘子見楚玉來了，遂也抽身而去。楚玉將門閉了，向藐姑道：「今日之事，未知又是夢中否？」藐姑道：「今日較視從前，大不相同，想是不是夢中了。」

「兩個遂解衣就寢，楚玉以手去摩他的那話，宛然豆蔻謹含，瓜未曾破。低聲向藐姑道：「以此看來，乃知前日成親之事，只是神交，並未形遇了。」說罷，遂將藐姑的金蓮高擎，藐姑也就以手導其先路，這種情趣又在不言之表了。事畢睡去，直到次日紅日高昇，尚未醒來。漁童對他妻李氏道：「昨日搬起他來的時節，明明是對魚，忽然變作兩個人！倘然這一夜之內明明是兩個人，仍然又變為一對魚，這事就越發奇了。我是個男人，有些不便，你去到窗櫺間，看他一看。」李氏遂到了窗戶底下，用舌將窗紙潤開，看了一回來道：「雖未變成魚，如今卻又是兩首相並，

兩口相對，竟成了一對比目人了！」說罷，遂大笑了
一回。

楚玉與藐姑亦驚悸而起，到了莫翁屋內，感謝不盡。莫翁道：「我看你姿容秀美，氣度軒昂，料不是尋常人物，何不乘此妙年，前去應舉呢？」楚玉道：「我少年間，也曾懸樑刺股，其如喪敝囊空何。」莫翁道：「這等不難，老夫雖是釣魚的人，倒還有些進益。除沽酒易粟之外，每日定有幾個餘錢，兄若肯回去應試，這些資斧都出在老夫身上。」楚玉道：「若是如此，是前恩未報，又蒙厚恩了！」莫翁道：「這也不妨，但自今已近期，不同就起程方好。」楚玉

道：「事不宜遲，老公若肯幫助，小生今日就起程了。」莫翁道：「所關甚大，不便久留，我就給你將行李收拾停當，你與令夫人商量商量，好送你二位起身。」楚玉遂到屋裡，與藐姑說知，又來到這邊道：「二位恩人請上，待愚夫婦拜辭。」莫翁道：「不敢，俺們也有一拜。」四人遂各拜了四拜。莫翁道：「漁童挑了行李，送譚官人一程。」楚玉再三推辭道：「多蒙救命之恩，已經感激不淺，何敢又勞遠送。」漁童道：「這個何妨。」遂挑起行李前行，楚玉夫婦相隨，竟往京城而去。要知後事，再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譚楚玉衣錦還鄉 劉絳仙船頭認女

卻說楚玉與藐姑到了就城，鄉會兩試，俱登高魁。只因有銜無職，所以將近一載，尚在京都。一日，楚玉笑容滿面，得意而歸。藐姑道：「想是相公恭喜了！不知你授何官職，選在甚麼地方，何日起程，可與奴家同去否？」楚玉道：「叨授司李，選在汀洲，明日就要起程。我和你死在水中，尚且不肯相離，豈有上任為官不帶你同行之理麼！」藐姑道：「我不為別的，要別上任的時節，同你去謝一謝恩人，不知可是順路麼？」楚玉道：「就使不是順路，也要迂道而行。」藐姑道：「我和你這段姻緣，為做戲而

起，以戲始之，還該以戲終之。此番去祭奠公，也該奏一本神戲。只怕鄉村地面上，叫不出子弟來，卻怎麼處呢？況這十月初三日，又是宴公的誕日。此時已是九月，路途遙遠，只是趕不及了。且到那邊再作區處，或者晏公有靈，留住了戲子，等我們去還願，也不可。楚王道：「少不得差人去打前站，叫他先到那邊料理還願之事。再寫一封喜信，寄與莫漁翁，使他預先知道也好。」遂寫書吩咐院子，如此，如此。

院子遂持書而往，早行夜宿，已到嚴陵地方。問著七里溪，敲莫翁的門道：「我是譚老爺家人，差來

下書的。」莫翁開門道：「是那個譚老爺呢？」院子道：「是去年被難到此，蒙你相救的人。如今得中高科，選了汀州司李，不日從此經過，要來拜謝恩人，叫我來下書的。」莫翁道：「在下即姓莫，如此請裡面坐下。」院子與莫翁叩頭，起來道：「前途有事，不敢久留，即此告別了。」莫翁送了院子，回來對夫人道：「娘子，譚生的功名已到手了，赴任汀州，從此經過。先著人來下書，他隨後就到了。」娘子說：「叫人可喜！他既然選在汀州，就是我們的田治了。你有心做個好人，索性該扶持他到底，把那邊的土俗民情，衙門利弊，對他細說一番。叫他也做一

個好官，豈不是件美事！」莫翁道：「如此就要露出行藏來了。」又想道：「也罷，我自有個道理。」遂作詩以見意。

詩曰：

自笑癡腸孰與同，助人成事不居功。

一般也有沽名具，恥向名場作釣翁。這且不提。

再說那楚玉夫婦，一路行來，已到嚴陵地界。楚玉在船上戲藐姑道：「前面山坡之上，有兩個人影，只怕就是莫公夫婦，也未可知。」及至到了跟前，莫

翁看見楚玉，早在船頭站立。遂高聲道：「那不是譚老爺麼？」楚玉道：「那不是莫恩人麼？」泊岸下船。莫翁道：「溪邊路濕，不便行禮，請到荒居相見。」楚玉夫婦遂跟莫翁夫婦到了裡面，望上就拜。莫翁扶住道：「高中巍科，兩番大喜，都一齊拜賀了罷。」遂一同拜了四拜。又請漁童夫婦，謝了打撈之恩。楚玉道：「念小生初登仕籍，未有餘錢，口【車酋】儀先致鄙意。圖報尚容他日，取上宜過來。」莫翁道：「由居寒檢，不曾備得賀儀，怎麼倒承厚貺！別無可敬，必住寒舍暫留一日，明日就不敢相強了。」楚玉叫院子取下行李，就在莫翁處過宿。次日，莫

翁向娘子道：「昨日的事情，可做妥了？」娘子點頭示意，楚玉道：「有言在先，小生略有寸進，與二位同享榮華。如今我們上任，要接你們去了，千萬莫要推辭！」莫翁道：「多謝盛情，念我二人，是閑散慣了的人，這是斷不敢領的。」楚玉道：「既是如此，我們再圖後報。」遂辭別上船而去。

卻說那前站先到了埠鎮上，問道：「這邊可有戲麼？」其一人道：「這晏公的誕日，原是十月初三，只因被大雨數日耽擱了，如今改在十一月初三，方才替他補祝。如今那些優人，都現在這裡，名為玉筍班。不知尊客問他作甚麼呢？」院子道：「我家老爺

從此經過，有晏公願戲一台，要來為戲。個知這玉筍班中的人物若何？」那人道：「這班從前一生一旦，都投水死了。現今做正生的就是當初做旦的母親，叫做劉絳仙，是正旦改的。那做旦的婦人，是別處湊來的角色，如今生旦俱是女的了。」院子道：「不知今年廟中會首是誰？」那人道：「就是在下。」院子道：「原來如此。有一錠銀子，煩尊賀拿去做定錢，說老爺明日就到，一到就要做的，這樁事在你尊賀身上。我如今趕上船去，回復老爺一聲。」及至到了船上，對譚爺說知此事，楚玉喜道：「妙極，妙極！這一定又是晏公的手段了。」藐姑道：「只是一件，我

母親既在這邊，如今一到就要請來相見了。難道相見之後，還好叫他做戲不成！」楚玉道：「我們到時且瞞著眾人，不要出頭露面，直等做完之後，說出情由，然後請他相見罷了。」藐姑道：「說得有理。既然如此，連祭奠晏公都不消上岸，只在舟中遙拜罷。」

及至次日到了，見那戲台仍是搭在水裡。楚玉即叫將船灣在檯子西面。吩咐道：「對戲上說，不做全本，止演零出。開劇要做王十朋祭江，完了之後，再拿戲單來點。」院子遂吩咐下去。藐姑道：「怎麼點這一出？」楚玉道：「如今正生是你令堂，你當初為

做荊釵，方才投水。今日將荊釵試他，且看做到其間，可有傷感你的意思否？」說話之間，台上參神已畢，見絳仙扮王十朋上。唱道：

一從科第鳳鸞飛，被奸謀，有書空寄，畢萱堂無禍危。痛蘭房，

受岑寂，捱不過，凌逼身，沉在浪濤裡！

白：

稟上母親：「你是高年之人，受不得眼淚，請在後面少坐，等孩

兒代祭罷。」斟酒向江道：「我那妻呵！你當初
在此投江，我今日還

在此祭奠，料想靈魂不遠，只在依稀恍惚之間。
丈夫在此奠酒，求你

用一杯兒。

唱：

呀，早知道這般樣拆散呵，誰待要赴春闈？便做
腰金衣紫待何如！

端的是，不如布衣倒不如布衣，則落得低聲啼哭，自傷悲！

唱罷，一面化紙，一面高叫道：「我那藐姑的兒呵！做娘的燒錢與你，你快來領了去。」遂號啕痛哭趙來。台內高叫道：「祭的是錢玉蓮，為甚麼哭起藐姑來！」絳仙收淚道：「呀！睹物傷情，不覺想到亡兒身上，是我哭錯了。」藐姑在船上，揭起簾子高叫道：「母親起來，你孩兒並不曾死，如今現在這邊。」絳仙立起，望船上一看道：「不好了！兩個陰鬼都出現了。你們快來，我只得要迴避了。」台內人一齊都出來，看了一看道：「活人見鬼，不是好事，大家

散了罷！」船上院子高叫道：「你們不要亂動，船裡坐的不是鬼，就是譚老爺夫人的原身。與初被人撈救，並不曾死，如今得中高魁，從此上任。你們不信，近前來看就是了。」台上道：「不信有這樣奇事！叫人快搭扶手，待我們上岸去看。」及至到了船上，看道：「呀！果然是原身！不消驚怕了，一同出去相見。」絳仙、文卿見了道：「譚生、大姐，你們果然不曾死？竟戴了真紗帽，頂著真鳳冠了！」藐姑道：「爹娘請坐，容孩兒拜謝養育之恩！」楚玉道：「養育之恩不消謝，那活命之恩到要謝謝的。」文卿與絳仙道：「慚愧，慚愧！」

絳仙道：「我兒，你把那下水之後，被人撈救的事情，細細講來。」藐姑道：「這些原委，須得一本戲文的工夫，才說得盡，少刻下船，和你細講罷。只是一件，女婿做了官，你不便做戲了，快些散班，同我們一齊上任去罷。」文爺說：「去倒要去，只是這兩副子臉沒有放處！」眾人道：「不妨，戲箱裡面，現成鬼臉，每人帶著一個，叫做牛頭丈人，鬼臉丈母就是了！」楚玉道：「不要取笑，未知那錢萬貫怎麼樣了呢？」眾人道：「只因為你，把一分無數的家資，化了個乾乾淨淨，方免了死罪！如今充軍出去了。」楚玉道：「這個是理當！」話猶未了，只見來

接新官的衙役來報道：「稟老爺，不好了！地方上生出事來了。」畢竟所生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譚楚玉斬寇立功 莫漁翁山村獲罪

話說譚老爺聞得差人來報，究地方有何事情，遂叫眾人退後，問差人道：「地方果有何事，給我細細說來。」差人道：「山賊破了汀州，十分猖獗。還喜得不據城池，單搶金帛子女，如今又到別處去了。」譚爺聽了，驚道：「這等說起來，竟是一塊險地了！下官既受國恩，就是粉骨碎身，也辭不得了。只是地方多事，不便攜眷。差人，你們先去，我不日就要到

任了。」差人遂叩頭而去。楚玉向藐姑道：「夫人，你且在莫漁翁家暫住幾日，等地方寧靜之後，我差人來接你。」藐姑遂將行李分開，只見行囊裡面，有字一封，上寫「平浪侯封」四字。楚玉拆開一看，竟是一本須知冊，把汀州一府的民情利弊，與賊營裡面虛實的悄由，注的明明白白。叫我一到地方，依了冊文做去，不但身名無恙，還有不次之升，這等說起來，晏公的意思，竟要扶持到底了：「夫人，我你快些拜謝！」楚玉對絳仙道：「不便來接，要去自去罷。」即就告別。絳仙聽了，也自覺無味，這且不提。

再說楚玉自從到任以後，一舉一動，俱照冊文行

事。所以未及一月，歌聲載道，民心歡悅。一日想道：「下官到任以來，喜得員安吏職，官有餘閑。只是山賊未除，到底不能安枕。前日蒙晏公顯聖，把治民御盜之略，造成冊子見遺，我把治民之事，驗他御盜之方。誰想一字不差，前功如此，後效可知。所以往各處申詳，力任征剿之事。蒙上台批下詳文，把各路兵馬錢糧，都屬我一人提調。又慮官卑職小，彈壓不來，因俺未到之先，有個慕容兵道，在陣上降賊去了。就委俺暫署此職，以便行兵。若能滅賊成功，即以此官題授。今乃出師吉日，不免把隨征將校號令一番。」遂齊集眾將，吩咐道：「本道今日用兵，不比

前人輕舉，智圖必勝，慮出萬全。料想那幾個小賊，不夠本道誅夷。只是一件，要防他戰敗之後，依舊入山。到了巢穴之中，再去剿除，就費力了。左營將校，領一枝人馬，守住入山的要路，使他無門可入；右營將校，帶一枝人馬，先入山中焚燬他的巢穴，使他無家可歸。斬將擒王，就在此一舉了！小心用命，不可有違！」眾人遂各領命而去。楚玉也自領全軍殺將前去。及至兩不相對，真個人強馬壯，一以當百。殺得那些山賊，抱頭而竄。及至到了山前，又見滿山火起，山大王知是被人焚了巢穴，就撥馬從小路而奔。誰知小路也有埋伏，一鼓之間，將山大王活擒過

來。楚玉吩咐，就此奏凱收兵。

及至歸到衙門，賞勞眾將已畢。查點賊寇，八個都有，惟少投降的那個叛賊慕容兵備道。楚玉道：「待我移會各衙門，畫影圖形，定要拿住此賊，然後獻俘。你們眾將之中，有能密訪潛拿，解到軍前者，就算首功，另加升賞。」內有一將道：「小將有個朋友，前日從浙江回來，說在山中遇見一人，分明是他的模樣。求大人賞憲牌一紙，待小將扮做捕人，前去緝獲。若果是他，只消協同地方拿來就是了。」楚玉道：「既然如此，有憲牌在此，就委你前去。」那人拿了憲牌，遂同手下人辦就捕役。行了三日，已到

嚴陵地方，牌將對那人道：「來此已是，大家都要小心。」那人道：「那邊松樹底下有個睡覺的，不免去喚他醒來，預先問個消息，再講。」二人遂到松樹底下，看道：「這就是他了，快取傢伙出來！」叫道：「慕容老爺，快醒來！」石公起來道：「我是個深山野人，並無相謝，與諸公絕不謀面，不要錯認了。」牌將道：「不錯不錯，你原任漳南巡道，我是你標下的將官，豈有認錯之理。快不要推辭，隨我到原任地方去。」石公道：「你們既然認得我，也不必遮瞞了。只是出山一事，我是斷斷不從的。煩你去回復本官，放過了我罷。」牌將道：「快些下手！」遂將索

子與他帶了。

石公大驚道：「這是甚麼緣故？就要我去，豈有用官法拘拿之理！是那個官兒差你來的？」牌將道：「奉汀州譚老爺的軍令，特來拿你，有憲牌在此，你自己看來。」石公道：「呀！果然是他的。我對你講，你那本官，與我最相契厚。他未遇之先，夫妻兩口的性命，都是我救活的。為甚麼恩將仇報，竟把叛犯二字，加起我來！既然如此，待我從家裡過一過，他的夫人現在，你若不信，去問她一聲就是了。」牌將道：「既然如此，就帶便過一過。」及至到了門首，叫道：「娘子，快請譚夫人出來！」二人出來見

道：「這是怎麼說，他們三個是何等之人，為何沒原沒故，鎖住了你？快些講來！」石公對藐姑道：「不幸別人的官差，是你那位有情有義的尊夫，感激我不過，差他來報恩的，多謝多謝。現有憲牌在此，是親筆標的，不信拿來請看。」藐姑接來看道：「呀！果然是他標的。這等說起來，竟不是個人了！」對差人道：「有我在，不怕他險到那裡。快些放了，待我去回復他。」牌將道：「噫！好大體面，你既是夫人，為甚麼不隨去上任，倒住在反賊家裡？莫說不是，就是真的，也沒有老爺拿賊，夫人釋放之理。快些起身，不必再說閉話。」藐姑道：「夫妻二字，豈

是假得的，既然不信，連我也帶去，一同審問就是了。」牌將道：「這句話還說得有理！既然如此，雇下一隻大船，我們帶了犯人，坐在前艙，你同他的妻子，住在後艙，一同前去便了。」牌將著一人前去僱船不提。

再說慕娘子向藐姑道：「譚娘子，想是我家男子，當初說話之間，不曾謹慎，得罪了譚官人。所以公報私仇，想出法來害他。全仗你去周全，夫婦二人的性命，就在你身上了。」藐姑道：「她是個有心人，決不做負心之事。我仔細想來，畢竟有個緣故。既然如此，快些料理船隻，即便起身，且看到了那

邊，是怎樣處治。」

要知後事，觀下回便明。

第十五回真兵備面罵楚五假兵備遺害慕公

卻說楚玉自從破了山賊，蒙聖恩不次加升，就補了漳南兵憲。一日想道：「昨日左營牌將，有塘報寄來，說叛臣已經拿住。我的夫人現在他家，這等講來，就是莫漁翁了？我不信那位高人，肯做這般反事；或者是差官拿錯了，也未可知。我細想來，若果是拿錯的便好。萬一是他，叫我怎生發落。正了國

法，又背了私恩；報了私恩，又撓了國法。這樁事情，著實有些難處。且等他解到，細細審問一番，就知道了。」

一日，見差官稟道：「叛犯拿到。」楚玉道：「你在那裡獲著的，他作何營業，家口共有幾名，可曾查訪的確，不要錯拿無罪之人。」差官稟道：「他住在嚴陵地方，釣魚生理，夫妻兩口，僕奴二人，不但面貌不差，他親口承認說，在此處做官是實。此外更有一位婦人，說是老爺的家眷。小官不辯真假，只得也請他同來，如今現在外面，要進來替他伸冤哩！」楚玉道：「這等是他無疑了！國法所在，如何徇的私

情，我有道理。」吩咐道：「那位女子，原是本道的親人，當初寄在他家，並不知本人是賊。如今既已敗露，國法難容。不但本犯不好徇情，連那位女子，也在嫌疑之際了。」吩咐巡捕官，「打掃一處公館，暫且安頓了他，待本道處了叛賊，奏過朝廷，把心跡辨明了，然後與他相見。」再吩咐將犯人帶上來。

楚玉指著石公道：「哦，原來那殃民誤國，欺世盜名的人，就是你麼！你既受朝廷的厚祿，就該竭節輸忠。即使事窮力盡，也該把身殉封疆，學那張巡、許遠的故事。為甚麼率引三軍，首先降賊，是何道理？從直招來！」石公道：「你又不喪心，不病狂，

為問白日青大說這般鬼話！我何曾降甚麼賊來？」楚玉道：「怎麼到罵起我來，這也奇極了。哦，你說沒有見証麼？」叫各役過來，你們仔細認，三年之前，在本衙做官的，是他不是！不要拿錯了。」眾人上前看了道：「一毫不差，他是我們的舊主。終日報事過的，恐有認不出的道理。」石公道：「我何曾不說做官，只問降賊之事，是何人見証？你何為當問不問，不當問的反問起來？」楚玉道：「也是，叫眾將過來，他降賊之事，是真是假，你們可曾眼見？都要從直講來不可冤屈好人。」眾人道：「是將官們眼見的，並非虛槓。」楚玉道：「何如？還有甚麼話講。」

「石公道：「這些將官衙役，都是你左右之人，你要負心，他怎敢不隨你負心！這些巧話，都是你教導他的。」楚王道：「你犯了逆天大罪，倒反謗起我來。你道這些將官、衙役，都是我左右之人，說來的話不足信。也罷！」叫左右：「去把地方上的百姓，隨意叫幾個來。看他們如何？」衙役遂到外邊，叫了十數個人來。楚王道：「你們上前去認一認，他可是降賊的兵備不是？都要仔細，不可冒昧，有致誤傷好人。」眾人看道：「是小差！只是一件，他起先一任，原是好官。只是後而再來，不該變節。求老爺將功折罪，恕了他罷。」楚王道：「別罪可以饒恕，謀反叛

逆之罪，豈是饒恕的！你們去罷。」楚玉道：「料想到了如今，你也沒得說了。本道夫妻二人，受你活命之恩，原無不報之理。只是國法所在，難以容情。」叫左右：「暫鬆了綁，取出一桌酒飯來，待我奉陪三杯，然後正法！合著古語兩句，叫做：今日飲酒者私情，明日按罪者公議。今門之事，出於萬不得已，並非有意為之。你是讀書明理之人，自當見諒，求你用了這杯酒罷！」石公大怒道：「你這些圈套，總是要掩飾前非，有誰人信你！你當初落水，是我救你性命，回去赴試，是我助你盤費。這些恩情，都不必提起。只說你建功立業，虧了誰人？難道是你自家的本

事！你若不是我暗用機謀，把治民剿賊的方略，細細傳授與你，莫說不能成功，只怕連你這顆狗頭，也留不到今日，在陣上就失去了。」楚玉道：「別的功勞，蒙你厚恩，那剿賊之事，與你何干？也要冒認起來！何曾你授甚麼方略，這句話從那裡說起？」石公道：「哦！你還不知道麼？我且問你：赴任的時節，那本須知冊子，是何人造的？」楚玉道：「是晏公給我的！」石公道：「那是俺舊令尹，把精神費盡，誰知今日到惹出這等事來！」楚玉道：「那本冊子竟是你造的了？既然如此，為甚麼不自己出名，寫了平浪侯的神號呢？」石公道：「只為刻意逃名，不肯露出

做官的形跡，所以如此。我一來要替朝廷除害，二來要扶持你做好官。誰想你自己得了功名，到生出法來害我！」楚玉道：「呀！這等說起來，你竟是個忠臣了，為甚麼又肯謀叛？」石公道：「我何曾謀叛，想是你見了鬼了！」楚玉道：「你入山之後，皇上因賊寇難平，依舊起你復任。地方官到處尋訪，從深山裡面請你出來，指望你仍似前番替朝廷出力，誰料你變起節來！因有這番罪孽，才有這般風波。難道你自己心上還不明白麼！」石公聽道：「這等說起來，不是你有心害我，或者地方官尋得急切，有人冒我姓名，故意出來謀叛，也未可知道。求你審個明白，不然性

命還是小事，這千古的罵名，如何受得起！我起先不肯屈膝，如今沒奈何，到要認做犯人，跪在法堂上聽審了。」楚玉道：「既然如此，待我提出賊頭來問個明白。若果有此事，就好釋放你了。只是一件，等他提到的時節。你到要認做降賊的人，只說與他同謀共事，我自有的巧話問他。真與不真，只消一試，就明白了。」叫左右：「取監犯出來！」要知後事，且聽下回審問便明。

第十六回 譚官人報恩雪恥 慕介容招隱埋名

卻說將監犯提出，楚玉問道：「聖旨已下，叫本

道不消獻俘，待拿著叛臣與你一同梟斬。如今那叛臣已拿到了，本該一同正法，只是一件，我才問他，他說不是真正叛臣，乃冒名出來，替你做事的，情有可原，罪不至死。我心上要釋放他，所以提你出來，問個明白。這冒名之事，可是真的麼？」監犯道：「真便是真的，只是此人險惡非常，小的恨他不過。要殺同殺，求老爺不要放他！」石公道：「我與你是同事之人，為甚麼這等恨我？」監犯道：「你未曾出山的時節，得我千金聘禮，後來假裝兵道，在陣上投降。我把你帶在軍中，凡得來的金帛，都托你掌管，你就該生死不離，患難相共才是。你見風聲不好，就

把財帛卷在身邊，飄然而去。難道我做了一場大賊，單單替你口【原文缺】事不成？要死同死，決不放你一個！」楚玉道：「天下人盡多，那一個假裝不得，為甚麼單會聘他？」監犯道：「只因他的面龐與慕容兵道一模一樣，所以把千金聘禮，去聘他出來。」楚玉大笑道：「原來如此！這等說起來，他不是你的仇人，你的仇人還不曾拿到，待拿到的時節，與你一同正法便了。」監犯道：「明明是他，怎麼說個不是？」楚玉道：「這是慕容兵道的原身。他解任之後，並不曾出山。你若不信，走近身去，細認一認就是了！」監犯看道：「果然不是，這等不要屈他。當初是我

該死，不該把假冒的事，壞了你的名聲，得罪得罪！
「楚玉親自下來，扶起石公道：「下官多有得罪，還求見諒！且請衙內去，換了衣服。」

說話未完，只見有一衙役稟道：「假兵備拿到了，求老爺發放！」楚玉道：「帶進來！」遂將假兵備帶迸。楚玉將此人一看，果然與石公分毫不錯。楚玉道：「是何人獲住的？」其中一人跪道：「是小的拿住的！」楚玉道：「你姓甚名誰，家住那裡，如何知他是個叛賊？從實說來！」那人道：「小的姓王，名叫大元，離城五十里，三角山茅屋莊居住，耕種為業。只因那日，忽然來了一個，要在小的莊上住。當

日就拿金子一千，買了房子，並無家眷，小的就知來路不明。及至過了幾日，小的進城賣布，見城門上掛的一個影子，與他一樣，方知他是叛賊！小的所以同著地方拿來的。」楚玉道：「有何見証呢？」王大元說：「現有金銀一箱，腰刀一把，是小的從他家裡翻出來的。」楚玉道：「抬金銀過來。」地方遂將箱子抬上。楚玉道：「王大元獲賊有功，賞金子一百兩，地方也賞銀子百兩，俱各去罷。」叫：「將冒犯與我用夾棍夾起來！」冒犯道：「不用夾，小的招來就是了。小的好好住在山裡，一日山大王著人抬了一千兩金子，來到說我如此如此。我想世上要做官，必定要

拿銀子出來；如今又得做官，又得金子，那裡有這等好事！所以小的就應承了他了。誰知有這等事呢？求爺爺活命罷！」楚玉道：「如今賊頭已獲，冒犯又有，就綁出去斬首示眾！」遂將二人斬訖。

楚玉退堂，向石公道：「下官昏聩無知，不能覺察，致累大恩人受此虛驚，多有得罪！」石公道：「著非秦鏡高懸，替老夫雪冤洗恥，不惟隕身一旦，亦巨遺臭萬年。待老婦到來，一同拜謝。」院子稟道：「二位夫人到了。」楚玉向藐姑道：「我平賊的功勞，又虧慕先生指引，快來拜謝恩人！」石公對他夫人道：「娘子，我降賊的奇冤，全虧了譚先生昭雪，

快來拜謝了恩！」四人俱各拜了四拜。石公道：「老夫素抱忠良之願，忽蒙不軌之名，雖然無愧於心，形跡之間，也覺得可恥。如今所望於知己者，不但保全骸骨，還求洗濯聲名。辨疏一道，曉諭幾通，只怕都不可少。」楚玉道：「豈但奏聞皇上，曉諭軍民，還有特本奉薦，定要請你出山！」石公道：「快不消如此！我是有泉石膏肓、煙霞痼疾的人，你若叫俺出山，俺何如那時不辭官呢？」楚玉道：「原來高尚之心，這等堅決。既然如此，倒不敢奉強了。」石公道：「老夫是個迂人，不但沒有出山之心，還有幾句招隱的話。雖然逆耳，也要相告一番。凡人處得意之

境，就要想到失意之時。譬如戲場上面，沒有敲不歇的鑼鼓，沒有穿得盡的衣冠！有生旦就有淨丑，有熱鬧就有淒涼。淨丑就是生旦的對頭，淒涼就是熱鬧的結果。仕途上最多淨丑，宦海中易得淒涼。通達事理之人，須在熱鬧場中收鑼罷鼓，不可到淒涼境上掛印辭官。這幾句逆耳之言，不可不記在心上。」楚玉道：「這幾句話，竟是當頭的棒喝，破夢的鐘聲。使下官聞之，不覺通身汗下。先生此番回去，替我在尊居左右構茅屋幾間，下官終此一任，即便解組歸隱，與先生同隱便了。」於是，石公告辭回歸。楚玉苦留不住，二人灑淚而別。

且說楚玉自石公去後，思想仕宦之途，如浮雲之過太虛，何不趁此把拿獲叛逆之事，奏明朝廷，好為歸山。遂以便修本，以便辭官，挈妻子赴嚴陵去了。自去之後，絳仙同文卿來尋女兒，及至衙門見印錫高懸，不知去向。文卿對絳仙道：「楚玉高居駟馬，尚且不戀，其高尚之心，人自不及。況你我乃下賤之輩，豈可同居！」遂索然而回。

再說楚玉在嚴陵時，與石公不時相聚，晝或持竿同釣，夜或清淡不倦，悠悠蕩蕩，以樂天年。後石公納妾生子，楚玉亦得二子。後嗣仍為科甲人物，綿綿延延，榮華不斷。皆以存心忠厚，故有此報也。豈比

目魚之細事，益可忽乎哉！

詩曰：

邇來節義頗荒唐，盡把宣淫罪戲場。

思借戲場維節義，繫鈴人授解鈴方！

（完）

製作軟體：天火藏書排版系統
網 址：<http://ebook.cdict.info>
字型資訊：黑體（DroidSansFallback）
 宋體（全字庫）
 楷體（全字庫）
製作日期：2012年1月16日
製作時間：21時37分00秒

天火藏書排版系統，為一套直書的排版系統，主要方便使用者閱讀電子書而設計，未經授權的版權內容，請勿使用本系統進行排版，否則後果自行負責。無版權或超過版權時效，或經過版權擁有者授權的內容，可自由使用本系統排版，並自由在網路上散布，但不得作為商業使用，如您需要在商業使用，請使用其他的排版軟體。
